[illegible]見睫錄 八

技藝 冢墓(附[illegible]) 鬼神

器用 靈異 禽獸

酒食 仙道 草木

夢寐 僧佛(附寺刹巫覡) 外國

死亡 娼妓(附奴婢)

見睫錄卷之六目錄

見睫錄卷之八

技藝

世宗慨然有革古更新之意命大提學朴堧爲都監提調專掌樂事 上嘗作石磬召公校正公曰某律低一分更視之則高律有查滓泥 上命剔泥一分又於低律付其泥一分公曰今則律定矣人服其神妙公得海州秬黍積其分寸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之音因以損益十二律吹之以協律 上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新磬得正聲音清美予嘉焉但夷則一枚其磬不諧何也公審視曰限墨尚在未盡磨也墨盡而聲乃諧磬成之後命公專掌廟祭之樂始備矣人皆曰堧爲 世廟朝制作之盛應期而生也 本傳

梧逢樂士[illegible]亦大抑當在胸臆無一[illegible]其中曰合

手注精力畫道在[illegible]而通其[illegible]指乃[illegible]子[illegible]寫[illegible]風[illegible]上

未飄指其[illegible]處[illegible]不[illegible]好[illegible]其[illegible]乃逢樂生[illegible]由日[illegible]也 同上

大成[illegible]頭乃[illegible]合[illegible]筆也[illegible]見入譜古無其[illegible]年久[illegible]閱

相見董北苑大成[illegible]出[illegible]頭以[illegible]本[illegible]入[illegible]畫[illegible]今已

自[illegible]數十年來自[illegible]不能現[illegible]復[illegible]入始畫[illegible]回其中大

宗古畫故頃小低不見一流[illegible]石筆於書千古絕筆[illegible]古

入則義[illegible]能[illegible] 上又係書 [illegible]好海高書又[illegible]

[illegible]以畫書[illegible]自[illegible]中圓出來書畫入[illegible]山水

[illegible]淫入治亦一時[illegible]名美[illegible]頗山水入[illegible]但安石[illegible]中西

甘[illegible]林[illegible]林正[illegible]林[illegible]

妙妙自然，如禪家禪心本虛靈妙，鏡台明在內照涵自妙
意乎發無住中，安可盡語而非之臣謂有明鏡於此物來照
以桂論同福福不相似離合者書不法信也故曰參畫風律
攝六合之四維獎樹五十萬八千四邊說無邊妙說圓融
世
宗嘗問於顧正因御意以為祿命何對曰以林甲田日嘯鶴
取以漢園錄辨之至歲寒可使舍無因可稱變嫩上[illegible]畫[illegible]啟悟
筆有神信手寫出自成靈[illegible]行非常之法之一技足運外意各不
羅
其為文發家藏人發畫寫一言品畫品其宜奇古容齋題詩曰右丞
外狀物論云今畫者雖知形法畫盡鮮矣
寫衛夫人描樓[illegible]盡畫梅以墨畫格甚高畫石[illegible]無倒無書
有[illegible]會題曰直寫石陽正蓋以水淺窗前[illegible]以一枝

有名而全提最高妙石陽正霆之竹魚夢龍之梅亦以一枝擅名天將楊經理晃夢龍畫梅以為畫格甚善而但無倒垂之狀為誤云今畫者能知此法者蓋鮮矣類說

羅斯文級家藏石敬墨竹一幅畫品甚奇李容齋題詩曰石生筆有神信手寫生竹凜凜千畝姿寄此一枝足風人美君子取比淇園綠對之至歲寒可使食無肉可稱雙絕上同以上係畫

世宗嘗問徐居正曰卿意以為祿命何如對曰以年月日時類推之命之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固有四柱皆同禍福不相似祿命之書不足信也或曰李淳風徐子平發無不中安可盡渇而非之臣謂有明鏡於此物来照之妍媸自見如徐李輩心本虛靈如鏡之明吉凶禍福自炳

難逃非如後世術士徒以五十一萬之四柱推斷億兆人之命也上曰卿言是也本傳

尹坡平弼商少時朝京訪善卜者問命曰平生壽位俱隆但死於三林之下後多徵驗而終不解三林之說廢朝時謫原民家一日隣舍之呼耘手曰來日早會于上林之田尹問何以上林曰此去未五里有上林中林下林之地名矣尹始悟三林之說憮然自失未幾廢主遣使殺之伏尸野外旬月不收烏鳶犬鼠不食云擬言

燕山朝曹梅溪偉奉使到遼聞子光戊午獄起一行同措其庶弟伸就問遼地善卜者卜者書一句云千層浪裡翻身出也須巖下宿三宵諸人不知所謂行到鴨江遑遑見越邉如有官

人待候之狀以爲金吾郎來待也仰天呑聲聞知李相克均營救而只有拿來之命乃悟卜者翻身出之句而猶未解下句之語被拿還京杖流順天病死返葬于金山甲子禍起燕山追録前罪剖棺斬尸曳置墓前巖下三日暴尸不許收葬卜詩遂驗 野言

金安老少時問遼池善卜者題六字曰始於葛終於葛莫知所指一日步行路中有野葛亘於路金手引而去之草林之間有痛楚之聲入見之有白骨爲葛所纏而引葛搖動所以痛楚有聲也金恠而悲之解衣裹瘞之夢有一人來謝曰吾湖南居者客死於路棄骨草間已過百年無人收瘞君能哀而收之義士也後必有陰報果大顯後罪謫遠裔到葛院而死

卜之言可謂如合符矣 護聞續錄

李穆中廟朝人少時詩名年將四十而不第時有盲卜亦有名每謂李終不得第嘗魁庭試明曉當放榜李召盲詰之曰爾每謂我不第而今得魁科明當唱榜如何盲曰公之八字决不可得第而今至此異事也小盲又當作卦〻成異之曰此乃青衫詣闕白衣還家之格不可知也辭去翌日方放榜天忽大雷震〻御前大纛上不怡命罷榜李以白衣還家盲之言驗矣李自此不復作科業詩酒以終有江流白馬千年恨酒泛黃花九日香一律選入箕雅 漫錄

金生麗精於盤命申公用漑欲以朴翠軒誾爲婿召金而問之金曰新郎文章早達而二十六當凶死不可婿耳請見處女

四柱曰可婚也阿只氏年二十二而夭其時郎已爲吏郎郎
無傷也果昏焉一如金言 據言

盧瑋固城人己卯名賢少時遇術士問命答曰君於戊寅擢魁
科己卯摟本道勞恨一欠耳書侶文一句曰屏去幐首鍼眉
三韓失色案絶熊掌豹胎百歎辛舞公曰戊寅吾過五十豈
有此理果以遺逸拜主簿仍登戊寅魁科己卯拜本道都事
適監司有故受符行公幾縠月時罷女樂饌品其言皆驗 同上

洪旨繼灌以神卜稱一日自筮其命某日當死匿龍床下則庶
有生路遂訴於上而伏於御床下　上手持橘一枚而問曰
手中何物不言則死繼灌沈吟曰若非黃鳴卵無乃洞庭橘
上奇之俄而有小鼠走軒頭　上曰彼有走鼠〻幾何對曰

三鼠　上怒其不中命出斬古者殺人於老江越邊至江邊復笑命顧從者曰少緩之吾生矣而已見當古介有人揮手急来監刑者曰此必促死也遂斬之揮手者急到曰有赦命已無及矣盖　上悔之命剖鼠腸有二雛故更使勿斬也以上嗟歎故後人名其地曰兒左峙〻자自此移刑於當古介

稗史

壬辰變初人有以焦易卜得訟卦云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尸如麻血流漂櫓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干戈乃止盖是時男丁死亡殆盡有児長而不識父面者或女子為唐兵所汚有生一児而不知其姓者其應驗如此　類說

鄭松江之弟滉為金堤倅松江與高苔軒敬命同宿於竹亭松

語晳曰吾夫之推數鄭生之所知也獨無一語何也晳曰崇
言四柱化曉晳謂松曰吾欲從公遊公當爲左相矣然晩年
不歸於松則歸洪矣詳問之不語而曛盖不退松江則當謫
江界之語也且晩年卒於江都未知指何江而言也 設聞

金監司緻筭命於中原名卜〻者書一句斷之曰花山騎牛客
頭戴一枝花金未曉其意後爲安東府使患瘧累度百方不
差乃從俗戱騎牛周行臥官齋而痛有一妓以手按頭問其
名乃一枝花也遂憮然數日而逝 上同

天啓癸亥鄭遵爲義州府尹龍川人安應時稱名卜鄭於歲首
招問身病應時大贊曰百尺竿頭路已窮今年使道必爲政
承矣遵信而喜之應時出門謂人曰鄭尹今年必從東門出

人未鮮其意。仁廟反正鄭忠信為巡邊使往本州因朝令
斬鄭遵邑人收其尸從東門出果符其言 龍灣錄

崔遲川鳴吉與李延陽時白張谿谷維同在白沙座適卜者張
順命來謁白沙曰有三少年在座爾可精筭其窮達因語以
四柱順命良久推筭大驚曰大監以古人大貴之命賺小旨
矣豈有一座上四位永并坐者乎白沙曰吾豈戲汝第言之
曰三公皆位極人臣名滿一國平生所罕見之命也但辛巳
生無文星照命科第則未可必而其貴不可言也且以五福
完備言之辛巳生為最矣其後三公之貴顯皆如其言而遲
川谿谷中年多病子孫不蕃又不享遐齡延陽年過七十子
孫衆多又以布衣策勳貴至上相張卜之言無一不中蓋延

陽辛巳生也 昆崙集

李适反報至校理吳翩以焦筮之得蹇之晉繇曰避凶東走反入禍口制於爪牙骨爲灰土其後适兵敗由水口門出走利川爲其下奇益獻李守白所斬竟與焦辭汤合奇哉 愚伏集

一士人問於老盲尹名世曰信卜崇佛好神未有不罹禍者此何理也名世曰古之信卜者不過欲知其厄之年避凶而已古之崇佛者不過指慈悲之心以斷惡念而已古之好神者不過時節享祀而已今之信卜者必欲曲逞進取今之崇佛者行不義而求佛力今之好神者望非分而欲神之助此皆天之所惡也不免於禍其理昭昭此非難知之事云 公私聞見

我國人不尚雜技惟朴世擧、孫士銘、安德壽、楊禮壽、許浚以醫

著。鄭希良、鄭磏、金孝明、韓億齡、咸忠獻以卜名。芝峯類說 以上係卜筮

中廟朝有一人乘晩出去而眼忽合因作盲人又有女人陰門忽痛黄黒毛如牛馬毛者如水湧出晝夜不止又有一女人一朝嗽口血出舌端連日不止醫師安瓚治眼以鷄肝之藥治毛以治血之劑治血以治心之藥而救之 己卯録

楊禮壽以名醫稱嘗隨使行赴燕越江後露宿夜忽不知所去諸人遍尋終不得蓋虎夜来負去坐楊於高阜上出諸雛置前拜伏在地楊意其雛有病遍見之一子折脚将死楊於嚢中出凡藥付之且以松脂遍付之示其狀手指松樹虎頷之因跪謝不已出一片黒石置前楊手取之虎即又負還故處諸人驚訝不已楊入燕京取石示愽物者驚曰此酒泉石也

沈水皆化酒絶寶也試之果然（謏聞○以上係醫術）

柳鵰壽者善射隨使臣崔滉赴京値虜大入圍山海關十四日唐將閉城不出鵰壽用片箭射賊輒殪之虜大驚曰高麗至矣乃遁去皇帝賜綵段褒之崔簡易文曰往時我国武夫從使臣出遼遇虜圍城用一二枚箭却數萬騎至今有名者此也（芝峯類說）

義州人前判官崔孝一身長八尺氣像雄偉力扼虎射命中年十七登武科謁聖第二二十二重試壯元萬曆戊午冬在元帥幕被重棍於姜弘立卧病時翔州府使李名立亦以善射稱欲與孝一較才幸其有病率一匹青騾到白馬山城府尹林慶業使掛帳孝一辭以病慶業親往病所同載轎子而歸

果重傷不能起立使人挾以射之孝一約以帳下一隅為的連五巡發矢無不中名立每巡落一二矢遂讓青騅慶業遂将綿布十同給名立作馬價後三宮北還時進青騅于東宮

龍灣錄○以上係射法

光海朝天使来語譯輩曰李爾瞻許筠汝國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狐被縛之相其他宰相亦皆不吉百僚之面渾帶殺氣者甚多汝國王其得無事乎未久而其言皆驗

公私聞見

朴燁為平安監司時聞椵島有梁姓人善麻衣邀之及入門燁盛陳威儀坐樓見之其人揖不拜熟視良久索紙筆而書莫浪殺劒在頭六字燁大怒曳出之其人轉乞至松恭寺時鮮

于邂庵洟以童子讀書寺中其人不忍捨去語僧曰此措大
當血食厥後燁凶兆邂庵廟享其人相法如神平壤志
有白姓者路中乞人也爲李判書覌徵家婢夫十餘年一日與
妻大鬨李召欲杖之白曰小人素習麻衣法閱人多矣居大
監廊下十餘年無日不見大監大監終無一處貴達之相致
位至此每用恠訝如無相法則已有則是小人不知也今日
欲盡焚相書爲妻所挽以是爭詰耳李異之命上階細觀白
也諦視良久曰以相法言之小科亦難矣且必飢餓小人宗
不知也李因脫衣露足命更見之白也注目半餉忽拍手大
呌曰奇哉奇哉直以此耳大監曰何也白曰有一介龍鬚耳
蓋李於少時夢有神人曰爾之相無一貴達處吾今以一介

龍鬚與之因手捋而去覺後見一鬚甚長自此登科顯達如有好事則鬚勃〻生氣惡事則鬚輒八裡其末碎斷李獨心知之家人亦不知也李心異之白言乃驗故因給衣冠上堂自此有名且業腫醫頗有神時王妃有腦腫國醫皆不能下針李蔦白也白也診視之曰明日可破也果於明日破濃焉俞囚獄中三日三日之中腫幾完合俞超二資終至貴顯 稗史

以上係相術

器用

箕子杖藤質也流轉已久骨節幾朽俞相弘為監司時以錫附之藏諸本匣以行摩挲有古意失於兵火惜哉古人以孔子硯為古物此則尤古矣 平壤志

陜川伽倻山有崔文昌往來吹笛峯、疊石臺泚筆巖、光風瀨、紅流洞題刻、而皆後人筆、狂走疊石一絶、書者刻留崖石剝蝕之餘只有狂走二字、海印寺後有文昌手植松爲千年古物、剏寺二釋留真像、文昌親筆題贊又有誌、公鉢是蕭梁時舊物云、退溪集 又有李提督騣笠、留傳寺中、記聞

懶翁鐵杖在春川清平寺、寺後洞數十步有李資玄骸骨所儲陶缸、大水時亂石崩頹石罅中露出一隅云、藥泉集

咸興本宮有 太祖所着笠子弓矢筒箇等物、笠子帽子無形體、只有宗臺而如烟不可擧、弓矢筒箇僅存舊形、而外餙銀依舊、北征錄

古有羅濟笠、疑出於新羅百濟之時也、其制未詳、蔽帽疑今人

所著羅兀、類説

一統志曰朝鮮國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皆古制也、　成廟朝命造披肩二千分、賜士卒、節令之耳掩也、上同

自國初有三公、相傳犀帶不輕傳授、河公演傳於辛公碩祖、碩祖位纔正二品官至開城留守而卒、帶遂不傳、名臣録

申高靈叔舟戊寅拜左相又命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往討野人陛辭時　世宗引至便殿因指種瓠曰可及子否公啓曰不盛而節晩臣意以為末及結實偶結一子剖而為盃御書詩一章于盃心云卿雖笑我〻瓠既成剖而為盃以示至情命大臣宣醞往慰仍命陶工像瓠形造甕盃書御詩常於内宴用之本傳

庚寅倭奴平義智献鳥銃鎗刀等物自此始有焉或云麗末有
判書崔武先者學得於元焰硝匠云 懲毖錄

李芝峯睟光赴京時琉球安南使臣皆言貴國筆墨為天下絶
品云 類說

順天人得琅玕於海濱根着石塊而生高四五寸色紅黑枝柯
甚多乃木類而其膚似石有小孔班如虫蝕狀 上同

宣廟朝尚方貿貂皮於中國造暖帽以進　上御之接見詔使
使問曰國王貂帽得無太暖乎　上曰其暖果倍矣詔使笑
曰此非貂皮也中國某地産猫毛色與貂相近貴國人被瞞
買來暖甚傷人久則頭痛宜速去云 公私聞見

安東山崩見巖石折裂中空有二金盃乃真金也疑開闢前物

而其制與金無異。海邊民於家後園掘得石塊、其大如盤、細視之乃水晶也、大者如指、小者如筯、潔白瑩澈、其出如笋、頭尖而鋭皆六面 類説

洪州海島居民於浦口水淺處浮光耀日、迫而視之有二塊物、重莫能運、覺其有異、牛載以歸、不知為真金也、州官勒取之 同上

朴宣傳徽龜嘗過楊州忘憂峴雷擊巖石出一古瓶、々有刻畫狀如易卦、朴取而究之、凡於事物之理吉凶之兆無不通達、頗知丙子亂、徃南漢以繩周量山城、乃曰、國不亡矣、有詩曰北海翻空波接陸、赤龍南去鶴西飛、云々、常以瓢作龜形、献于兵判曰、用此廢可弭亂、其意盖以瓢與朴聲相近、龜則指其名也、托以自薦而兵判不能解、及朴卒失瓶不知所在 雜錄

萬曆時嶺南防倭寇用僧軍築清涼山城有巨石橫當其根中破之內有銅器四盖先天時物混沌鎔化之所遺僧官行正掊而取之以爲至寶朴參判簹以數十金致之 澤堂集

尚成安公震雅好琴家置一琴能按譜盡其妙公旣卒有副室節婦金氏以遺衣并其琴朝夕陳而祭之及金沒而琴佚於兵崇禎戊辰距公卒六十年琴佚且三十年而公之外孫李佐郎厚基亦好琴從人家復求得之以示樂工工曰良材也相公其知之矣命匠象完其缺象曰此吾父劉也吾幼時尚相實命吾父令認之矣盖象父亦良匠也噫此一琴也而忠臣貞女子孫繼述之美具焉 上同

俗傳龍鱗一片在大內自前朝相傳 明廟癸丑景福宮失火

時見燒云、類説

酒食

孝廟嘗語及臣僚不能斷酒之弊曰予在潛邸嗜酒無日不醉及陞儲位斷以不飲今年春慈殿以羊肉及酒盃賜之予不敢不飲而其味甚惡無異苦藥蓋習於不飲而然也 公私聞見

孝廟御水剌時無一粒留底東平尉幼時侍遊於禁苑別堂尚令食進午飯侍食才過五六匙以水澆飯〻多不能盡喫上責之曰量而後澆更無餘粒可也澆水餘飯或飼禽鳥猶爲有用之物而無知下賤專昧貴穀之道多棄穢地未免爲暴殄天物之歸使之然者皆由於喫飯者甚非惜福之意也 同上

尹文度准南集賢秀文皆能文章性好酒 世宗惜其才命毋

過三盃自後二公必飲三大椀名雖三盃而實倍於他人
上聞而笑曰予之戒飲適足以勸飲也 葦莞雜記
洪咸平久成早年八相家極豪富日招佳賓開宴酒食豊潔費
不下萬錢雖何曾不能過也咸平酒量堪雄黄烈成守身金靖
宣何酒量與洪相似終日痛飲了無醉色　光廟嘗謂咸平
曰鯨飲堂刻扁書賜之隣有一儒士亦好飲投刺内謁云鯨
飲主人鯨飲客主人鯨飲客何辞一時傳笑 上同
洪逸童嘗游真寛寺食餅一罡粇三椀飯三鉢豆腐粇九椀及
到山下又食蒸鷄二隻魚羹三椀魚膾一盆酒四十餘觥然
常時但食餌層醇酒不喫飯後到洪州劇飲而卒人疑其爛
腹位不満能惜哉 上同

一林錦湖亨秀乙巳禍死賜羅州公有酒量飲鴆酒十六椀更進毒酒三椀而不死乃引經而絶 乙巳錄

鄭古玉碏成石田輅年皆四十喪配終不再娶不近女色棲息似入定僧惟酷嗜酒沉酣度日古玉日往城市相知間不醉無歸石田平時杜門仁王山下除官不就亂後寓於楊花江上日事醉倒一朝無疾而卒斯兩老能斷難制之大慾而不能超出醉鄉之外豈其情欲分數有淺深而然耶 畸庵集

內贍寺造酒之室盖瓦朽腐數年一易鳥雀不敢集其上以酒氣薰蒸故也世人之縱酒者鮮不夭死雖不即死亦成癈病其他招禍喪身者不可悉數酒之傷人甚於色矣 類說

明廟朝金致雲以校理在直所過飲宣醞紫燒酒卒於直所 上同

李判書俊民與具奕俊相善具家富每以酒食邀公及其死公哭之曰
吾酒瓮破矣 奇聞

趙重峰嘗爲全羅都事鄭松江爲觀察使好酣飲趙公每切責之松江不能改
公歎曰守令俊民膏血以媚其上監司不念生民酣飲是事是何異於飲赤
子血乎及松江巡到康津縣與公同坐聽潮樓上賓客滿座松江擧盃屬
公曰今日可以飲也公何固也公不答酒至公揮去曰烏用是赤子血爲哉終不沾唇
抗義新編

郭再佑嘗與客對飲俄而曰爲酒所惱甚不平命取甕來傾身瀉之酒從
耳孔盡出 本傳

兵曹吏金峻自光海朝供吏役者也年老後常言吾於癸亥後見勳臣會話
時自勳府設饌而酒堇一壺及其會罷酒無所減盡勳宰諸公皆不能飲

纔近口輒還其盃故也宰相如此國安得不太平乎（公私聞見）

李咸陵澥一生好飲酒户甚巨一日喉間覺有痒氣吐出一肉塊大如棗刀割不斷公疑酒虫也命置器中以酒灌之灌至數斗隨灌隨乾遂更飲一盃輒覺醺醉公曰吾已老矣不飲何爲遂呑之（謏聞）

油蜜果謂之藥果者麥爲四時之精蜜是百藥之長油能殺虫故也中朝宴享不用而我國人尋常祭享皆用之可見習俗之侈矣（瀨說）

夢寐

太祖潛邸時寓安邊嘗夢萬家鷄一時盡鳴又入破屋負三椽而出又夢花落鏡墜問於隣傍一老嫗〻對曰此非女人所知釰

峯山土堀中有異僧可問之 太祖往問之僧賀曰鷄鳴者唱高貴位（鷄音似之）負三椽乃王字花飛終有宗鏡落豈無聲此乃興王之兆愼勿出口後 太祖物色求之卽無學也終封國師卽其地剏釋王寺有善梨在寺中每年上貢有梨花堂清絕舊有 太祖親筆失於兵火只刻板有焉（國朝故事）

太祖之將攻遼也屯兵於鴨江東岸幕佐里夢一人取頭而去覺而憂形于色時州東數十里有秋月庵〻有解夢僧 太祖待夜深軍中熟睡以疋馬馳到叩門果有老僧挑燈獨坐乃無學也 太祖告以夢兆曰無傷也取紙筆背面暗書主字而袖之請脫 太祖所着衫裹其主字置几上使 太祖拔釼斬其所欲擊處 太祖乃斫其衽截爲兩端開視之主字上點被横劃完成一王字無學曰天意如此何必

問一太祖心異之明日立二旗令曰欲攻遼者立白旗下起義者立黃旗下衆皆立黃旗下 太祖知人心之歸卽回軍 龍灣錄

端宗癸酉 世祖赴京徐居正隨行到鴨江宿婆娑堡是夕居正母訃至 世祖欲秘之是夜居正有異夢驚起流涕人問之曰夜夢月墮月母象也吾有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者世祖歎曰居正孝誠足以動天遂言以宗卽位後每稱其夢曰吾之取子非獨才智 東閣雜記

仁順王后沈氏嘗夢一老人謂曰俺是沈家祖先頗勿埋瘞云乃后先祖高麗淸城伯沈龍之主 明廟末年代盡將埋安也遂管其奉祀者永其祀 淸江小說

○孫七休舜孝爲慶尙監司巡過永川圃隱舊村夢見一老人自

○言圃翁且云所居頹廢如有相屬之色七休驚異之詢得故址
重營堂宇躬奠以落之 龍泉

鄭新堂鵬於燕山朝謂人曰文廟位板我夢徙于檜舍何故也後
燕山荒亂以成均館爲遊宴之所置位板于高山菴 野言

李校理守慶初謫穩城時夢受香如差祭官及放還乃一千八百
日也香字其應乎 清江小說

洪懲字戒伯南陽人常以夢兆驗將来吉凶壬辰夢得一詩曰細雨
天衢柳色青微風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宦還朝日奏凱歡聲
滿洛城及 宣廟狩義州都承旨李恒福上達此詩爲國家中興
之兆云 清江小說

辛卯年間李忠武舜臣爲全羅水使有友人夢見大樹参天盈

地萬民依其樹根將拔有一人以身扶之諦視之即公也人比之
文天祥擎天之夢 本状

崔永壽者松都人也龔天使用卿出来時為太平館修理監官宿於廊舍夢有朝官馳到曰主人行幸矣俄聞門外有填咽之聲旗旄釰甲連亘數里大駕入門坐大廳北容貌嚴重愁色滿顏從者曰恭愍王也白髮金甲將軍侍立於左威儀可畏從者曰崔瑩將軍也又有宰臣六人俯伏於右從者曰鄭夢周吉再及某某也又有白衣婦人形容憔悴持文状出入若常時呈状者然忽有中使前呼悍卒四出拿入一囚於庭枷紐纏身皆曰鄭道傳也一宰臣起白於王曰明日詔使入館此非鞫囚之地王唯唯崔忽驚覺盖麗末君臣之寃結而不解百年之後現出夢寐白衣婦人似是辛耦之母 竹窓閒話

壬辰後丙申宋東萊象賢之子仁及第見其父曰國家禍亂尚未平定前
頭之事有不可言齎志徒死瞑目何時因歛吟一律曰否運重回士女殲丙
子之禍碧於藍西行鉄甕愁無酒東走金剛喜有盞翠華頻驚
遼鶴唳黃巾竟碎漢靴尖他年待得干戈息吾骨須收瘴海南 日月錄
權石洲嘗遊湖中有人以白玉峰詩數十首示之石洲少許可又不喜晚唐
肆加詆斥其夜石洲夢一丈夫稱玉峯來曰我之詩才見於一代汝何
者敢訛議前輩使從者數十持杖逐之石洲驚叫而覺噫古今
騷人痼於詞章雖人與骨皆朽之後詩魂不泯作如此靈恠後之
談文者豈可輕評古人之作也歟 霽湖集
鄭曄字時晦嘗夢朱子捲手書示盈天盈地忽忘勿助八字公嘉
而自負書之揭壁曰號守夢 本傳

光海多置後宮以求則百之慶及其中年夢有絳袍大官自天下告曰
王之殺人子多一子且不保何求多男然後光海求斷産之方於中國
術士之來東方者至施符呪其時宮人臨死泣曰吾輩於其時欲生
王子惡其符呪到今思之終無産育者天之福我也 公私聞見
李完平精神絶異凡有事變輒形夢寐丁卯分朝在全州李希判命
俊問之公吾曰少也果有此異今已衰甚夢亦不復舊然近夢二兆
有國亂平弭之喜仍以語之不數日皆驗 本狀
李白江敬輿爲全羅監司過辭完平相完平携手出坐槐樹陰曰我有
宣醞之酒可對酌也仍曰我平生夢兆必驗昨夢令公爲湖伯治
我喪我必非久長逝乎是歲完平捐館 晦隱集
吳西坡道一與李園翁宣繩詩交至密李以事往湖南吳一日忽夢李

來作詩曰江南芳草綠迢迢零落詩魂不復招千里客舟何處托漢陽城外上春潮驚覺嗟悼曰繩芳云死矣訪之果然故西坡挽詩曰江南綠草招魂地漢水春潮返櫬舟 東人詩話

死亡

孫二相舜孝自言吾云無疾病而終一日與諸宰劇飲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似不平呼諸子速具飯飯訖曰吾欲出時挾冊遊師門也取一卷書披之上下皆級數次曰吾欲休焉乃隱枕而卧已絶矣常飲好燒酒一大壺埋于靈石下如飲焉 本傳

任踈菴爲持平有所嫌諱闢引避而退是夜無所病而卒隣有老嫗言昨夢吏人持青紙素管急索任持平正其易簀時也前卒之數歲頗有異說傳世如白樂天王安國事及没皆驗公異人也其生死云有

先兆世或以仙解称之豈其然乎 澤堂集

李漢陰於光海朝癸丑永昌冤死也與父哭訣上劄極言主大怒門黜郎
日出住楊根庄舍感疾不起一日有大㡀俯伏導行至家而去 候於江頭
贈詩首句缺家在廣陵江水西黃花冉冉節何晚落葉蕭蕭風更凄第
三聯缺窓前杜宇催歸去似識幽人戀舊棲至其亡日神人將轎延候異雲
薇堂奇眩人眼云 日月錄

朴承宗光海朝首相也反正後書片紙曰事君無狀致有今日何面目見先王於
地下當沈淵而死以謝天地鬼神將投水不果至衿川三岳寺以繩絞頸以其
端投牕穴使奴引之奴泣曰何敢手殺主也死不敢朴曰吾不死今日則將爲萬
世罪人汝殺余爲忠不殺不忠也縷縷曉喻奴乃縊之是日其子京畿監司自
興亦自殺於其寺中 公私聞見

冢墓 附地理

平壤北有兔山之下箕子墓制四稜與今俗制不同圍以粉墻墓前石碑書箕子墓三字又有舊碑用薄石缺折只有子墓二字附立於新碑之前左右有石馬石羊等物聞中朝河南地亦有箕子墓可異焉（西征錄）

皇帝塚在會寧北雲頭山城即金胡五國城故墟而塚乃宋徽宗墓也肅廟丁酉胡差穆克登定界到此掘得宋皇帝墓四字遂大其封築豆江北又有欽宗墓云（震維勝覽）

江界皇城坪世傳有金皇帝墓礲石為之高可十丈內有三寢又有皇后皇子墓（輿地勝覽）

鐵原有古塚相傳首蓿政丞墓不知所謂金公燧云故老言弓裔時宰相辰起明者見裔無道托疾不仕號首蓿軒蓋其墓也云（類說）

黃瑄爲宜寧縣監有等于其北丘墟之間見古墓累累意欲夷之一夕夢遠官言松楸之下吾居在焉可訪余武也吾於若祖先也黃驚懼得余武者乃年百餘曰民固知見呂者夢南相國謂民若宰當訪吾宅彼茅幾所果是也黃故出其外系感而異之爲之更治其冢土而墳焉於土中有紫石旋壞猶認有文爲南者益信不疑又夢一人告其祭者曰吾有金貫子一帶鈎三埋于某處果掘得之以送都下諸南且告之故知事致勤等相與悲泣反奠于墓前南君諱君甫麗朝密直副使以賢德聞在智皆其後也 名臣錄

李稼亭母夫人元封遼陽縣君墓在韓山世傳無學所占後裔有無識者嘗聞韓山李姓世多名公卿宗此墳發福也其父死穿其旁而入葬宛若護墳觀者駭異當其破土之日香爐忽躍浮空高數丈倒擲於十步之外及其題主鵠又攫筆飛去其人始大恐三年之內兄弟緫殞子孫死亡殆盡在京子孫後乃聞知呈狀發掘夫人之

卒三百餘年而精灵未泯驚動禍福若是其昭著地理之説不可謂茫昧也地家言葬近祖墳殃及子孫者觀此益驗 竹聽閑話

李議政惟清嘗夢李良景公種善來言曰吾家毁撤已久不庇風雨公須改之公覺而怪之招良景之宗孫韓城君李秩言之韓城曰燕山時李貢成坡以廢妃之故身被極刑良景以貢成之祖夷其墳而子孫微弱且墓在韓山故尚未改造必以此故也公驚異之遂遣親子弟而修築墳塋良景於議政公高祖行也其捐館距其時已九十餘年觀於此人之精魄久而不泯墳爲死者之宅明矣爲子孫者不可以遠祖而慢忽墳墓崩頹亦不可不修築矣良景牧隱之子 上同

露梁之南四墓并焉人傳爲六臣墓而俱有標石曰成氏之墓朴氏之墓俞氏之墓李氏之墓婦人稱氏而今四墓并列非婦人也明矣男子必有官稱而今只稱姓氏豈當時義士收瘞四人於此而不敢顯刻以是稱之耶其爲四人之墓無疑又

有一墓謂成勝墓云 野言

按河公墓則在善山柳公墓獨無傳信可怪

有宗室一人出獵東門外至小貴地名逐雉入茂林中遂焚其林獲之而歸夜夢有一丈夫神彩偉然謂曰爾獵雉于我何事燒我室耶我乃前朝宰相李某也吾之子孫方滿朝李一相輩直孫也鄭太和輩外孫也爾可傳之俾尋祖墳宗室驚異之詣李家問前朝時某宰為祖先否曰然曰墳墓在於何處曰失之矣家乘云在於牛耳而不得訪矣宗室備言之遂與俱往燒林處見之林中有一大塚掘得誌石果是也 雜錄

壬辰亂倭發金海首老王陵壙中甚濶頭骨大如銅盆手足脛骨亦甚偉柩旁有二女面如生年可二十出置壙邊即消滅

盖殉葬者也 金海邑志

附地理

南天老知靈光郡暇日出遊於郡之屬縣大溪鳳棲洞得一邱樂之曰吾死則葬此境卒於官家人不信前言將還于故山灵輦到鳳棲洞不前遂葬焉公有三子乙蕃門下侍中乙穠叅知門下乙敬贊成事侍中二子在領議政忠景公誾三軍都摠制剛武公 藥泉集

魚文孝〻瞻字萬從當卞論山家地理之非上疏極諫明白正大 世宗問鄭麟趾曰孝瞻之論則然矣其父母之窆葬能不用此法乎對曰吾奉使咸安見其葬父於家園之側似非惑於地理者耳及公卒世謙等葬公於廣津濱亦不擇地家

法 本狀

太虛亭崔恒策勲爲寧城府院君入相卽卒葬于山城下其夫人有技能見識見山曰此是無後之地宜改葬而國制禮葬之地不敢遷吾宜別葬自卜於近地後乃別葬至今有後此是堪輿家說而可見國初嚴君賜之意也 晦隱集

南師古遷葬其父母十餘處既葬出洞口回望痛哭人問之曰此是子孫滅亡之地云福人逢吉地者信然 奇聞

土亭祖父母之葬也土亭相山言子孫當出兩相而季子不吉公自當其灾果然山海山甫俱爲一品土亭四子皆夭 名臣錄

余自少親士大夫新卜墓地頗多名術士用新方書揀定稱上吉大地者洋洋盈耳越今四五十年間之有衰敗而無福蓋反不如循常世葬之家且聞 祖

宗懲麗代弊盡焚地理諸書只存青烏錦囊等書十餘卷屬観象監習
學公私通用者垂二百年世臣巨室蕃衍相結自李懿信輩出而中朝方書汗
牛而至從而學者複々擅名士大夫亦學之皆以新方從事不復用観象方
書観象監則尤不敢與於擇山至于今日京外士庶崇信風水益甚無不以用
名師卜新山為大孝大福舉國波沸鬪訟蝟起殊不知己往之效指掌可明況
此偏邦僻壤墳山相望有何佳城吉宅曲々間曠以副千萬如願余於卜山之
初亦好其書而悦其人傾身之至矣追思其人與書只見其謬悠久而舉無
其效然後竊意人之吉凶禍福有義有命决不可責效於墓地也明矣惟始
卜一山粗占形勢畧做方書開一祖然後子孫世葬恪謹奉守則庶幾精魄相
依一氣流通此是吉祥善事蔭注之福不遠是矣程子所論卜其地之美惡昭
穆便是地理之語最為的當 澤堂集

靈異

端宗遇害後寧越守四五人連死朴忠元爲守欲處縣齋吏輩力挽之朴強處度夜〻深覺神倦有人呼去一處殿上有王者狀六臣俯伏在前自殿上傳呼曰汝知汝罪乎曰不知曰特死爾賜六臣中一人前奏爭論俄又傳語曰令姑赦爾當覩前頭而處之仍忽驚覺冷汗遍身卧待朏曙吏輩至門外不敢開門爭相讓入朴作氣呼吏仍問魯陵所在即往審之蓁莽蓊然墓亦頹圮遂作文而祭之曰王室之冑幼冲之辟適于否運遜于僻邑一片青山萬古魂庶幾降臨式歆苾芬至今四時行祭祝用此文自是無事朴終至判書 東閣雜記

車軾松都人嘗差享陵寒食奠祀官見丁字閣年〻雨漏欂櫨腐敗塵埃滿壁庭草無沒床卓器皿歲久朽破軾問於年老典僕對曰本陵祧遷已過

百年一年寒食外香火斷絶祭官又非京官奠献拜禮不中常式或牲酒齊
酸視如尋常祠門一開終歲閴寂安得不然輒聞之悽感親董修掃精備
祭物沐浴行事祭罷就寢夢有中使宣召望見殿宇深邃王者坐於榻上惶
恐匍匐而入王曰向来祀官皆不致誠予不顧享矣久今日饌品頗精潔予甚
嘉焉聞爾母方患帶下之病予以良藥賜爾且曰必有後福輒天明出洞口
有鵲自後倏然飛過落一大鰻鱺魚生氣潑潑跳擲馬頭輒感異之作羹
以進母病遂愈輒官至郡守子天輅能文章官僉正雲輅亦能詩官寺正 竹窓閑話
金某為光陵寢郎過節祀之夜夢中一人引至一處有若拿入者仰瞻殿上有王者
責之曰爾何敢不致誠於祭祀有不潔之物耶速置極刑驚覺頭痛數日而死
其代為郎者保加敬畏凡於祭祀守護之節十分恪謹一夜夢入對一處宛如
御座天語温醇奬之曰汝代某為郎一年恪謹雖爾職分豈無相報之道爾

家方有劇憂爾於今夜速往見之且於道中如遇某物可持去也卽驚起感異之卽於夜中馳往未及興仁門十餘里有物自空飛墜馬前取視之死鴆也遂持去其母忽於夜間喉門阻塞勺水不入命在頃刻醫云燒飲鴆羽可愈而方患不得急燒灌下立愈適於翌日設柑製卽往赴登第 震事奇聞

丙子冬清兵卒至 上去邠入南漢旣入有以宜從間道馳入江都爲言者 上然乘馬出城向江都所乘馬忽戰掉流汗立而不前御者加鞭而猶不進 上曰此甚異常不可强行攬轡回鞭馬行甚疾遂還住南漢後聞清將揣 上必移入江都伏兵要於路馬之不前豈非天耶 公私聞見

中廟朝權歧亭叔達直銀臺夜夢鄭平海眉壽與柳領相順汀手持角似有大悪者領相窘甚歧亭驚怪語人居數日復昭陵之議出領相難之忽

自朝堂有病舉出聞朝臣力爭昭陵掉頭言此事終不可爲無何卒海
平即昭陵外孫也 談寂記

尹長源潔死於乙巳獄葬於金陵其後尹某在墓前村家是夜月色甚明木葉
盡脫尹拭淚指之曰此是長源叔之宅也俄有彈舌聲出於其墳一座竦然
長貧胡撰

宋圭庵死乙巳禍死日賓未知朝命其家神主有閣閣聲恠而視之公父之主自靈
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之狀俄而使至 本傳

趙某爲校理時嘗過宿長湍一村夜有一丈夫白髮長身偉然風骨趙不覺起敬
恠問曰長者爲誰曰吾乃國初相河崙也吾墓在村後山而子孫遠居嶺南不能
守護墓前有二株松吾每於風清月白之夜坐松下間遣此村人方有斫伐之
意君未可爲我沮之乎觀君有貴氣托之耳曰謹唯命且問曰神道易知人窮

達晩生前程幾何曰何可輕泄似知崇品子孫顯榮也翌朝趙躬詣山上招里人詰問其墓而展拜遂詰里人以不可斫松之意還朝上聞復往其處封墳樹石焉 奇聞

嘉靖丙午雨雹大作平壤松木盡為摧折獨箕子墓樹木一無所傷異哉 平壤

盧斯文某為御使到衿川大雨漲有一柩漂出柩面刻曰立陵千載後此地變為川更逢盧御使移入碧山前盧異之即瘞于山問其地名曰坡羅山吁恠矣 類說

李相國滉卒後子孫陵替賣宅於聞昌道入處後時或夢見一人坐大廳叱責無禮甲戌又夢其人坐廳命曳出主人打殺之朝覺身痛未幾死獄庭有梨好多結子自為閭家後不花不實甲戌後復還本主依舊結子 雜錄

顯廟甲辰慶興大海中有一船浮到岸邊二三歲兒獨在其中

奏聞 上命取兒來使備局養之賜姓魚氏貫以慶興特使馬兵婿之生二子長名震海武科時單子只書父名二祖皆書不知試官拔去震海上言特 命赴擧與弟震淵俱登第震海爲同樞贈父爲僉使爲人長身豊頰善言語馬上善用長槍有五子震淵亦僉使有四子 稗史

仙道

成三問家貪欲過妹婚而無資欲推奴於關西行至熙川縣不及逆旅日暮莫知所向忽有出來引路入一處大屋盤據洞中如官府成心疑其賊黨而無可奈何二人引入仰見一人明燈憑几而坐魁梧軒昂成一見不覺拜跪甚恭其人不答因問曰在何處曰在洛耳曰何事往何處曰爲過妹婚欲經訖

凢百往江界推奴耳曰君何迷蠢也當此荒年豈可推奴乎
且營大事豈其望侥倖乎因問奴僕根脚婚日遠近皆細陳
之又問君能文字乎曰粗解儒業耳俄而進飯非京洛所見遂
論文談詩觸處洞澈成心異之將百家語詰問皆應答如響
成平生深解易理欲以此難之將易象微奧處問之彼又應
口對之如水流繩解成或未能解聽則輒曰觀文何其淺淺
也當如此見解如此思索矣其解悟超越已見十倍成大驚
服以爲今世異人也乃問曰以公才識出爲世用取卿相如
拾芥何自苦窮谷也笑荅曰國家用人以勢不以才且不久
國必有大變革非志士出脚之時仍呼韻以試之即製寫呈
見而微吟曰嘗聞成三問有詩才君亦不下三問也夜深命

從者出宿南間破窓毀壁景色冷薄自念南間乃虎囚所處
彼必殺我也然遂置虎於度外誦詩讀易以度半夜忽又移
置西間房屋凈潔穏度一宵翌日又召入論詩説懐如相得
也十餘日挽留不舍成心悶之每求出去則曰推奴不可成
也成曰然則歸見妹婚耳曰婚日至則可成雖無君一人何害焉
吾將助婚具君可持去否成以為彼賊豈可以不義之物免
吾也仍荅曰吾與公非素雅何可以貨財相累也彼責之曰
曲士拘儒事〻皆迷又挽十餘日始許歸曰昏需不願帶去
而行子盤纏不可無也優助焉成不敢辭而受之方還路上
念之則妹婚已過行猶未返必貽親憂倍道徑還婚日已過
矣見父母妹婚何以成様父母惟而謂之曰汝之向日所送

之物過婚有餘至今聊活耳成大駭問向日書尚在否乃出示之果其筆也蓋其人微其夜寫詩筆跡而作書潛送輕寳五䭾直千金矣成大加驚歎覺其非常人物存神鬼不測之權數也其後癸酉謀復魯山也成敗難决意中想起其人召其時帶去之奴作詩付之每三叮囑而送之奴尋往其處山川依舊而屋宇無存只有路邉石碑書曰吾已去矣成三問莫来名垂竹帛忠貫日月事之成敗不須問也 天倪錄

江陵人崔演從梅月堂在雪嶽山每月高深夜失公所之演心異之一夜月又明時衣巾潛出演遠隨其後踰一嶺一壑翳草林伺之嶺下有大盤石平廣可坐有二客不知從何来相揖坐石上晤語良久演先歸卧寢如初翌日時習謂演曰始

以汝爲可教今始覺其煩躁不可教也遂辭焉終不知所與語者人也仙也 於于野談

成廟嘗微行一夜爲盜所逼急走鍾樓前幾不得免忽見市廛傍有鍮器匠毀人明燈鍊器　上急投之盜遂落後匠人以酒肉壓驚匠有徒弟小童出外便旋仰天入道其師曰賊星犯御座甚急何故也匠呵止之　上驚起還入曉送人促召鍮匠已無去處召市人問之對曰不知自何來鍮匠昨夕借家而宿今曉不知去向盖是異人專爲救解　上躬而來者

豈基也有村女少時行野得異草食之自後不食不飢容顔常少行步如飛所食靈草不知是何物也後失其女不知所往人以爲仙 芝峯類說

南海民常以漁採在海中時新雨而霽有羽衣金冠大人乘彩雲去海數十丈而行有姣女無數作樂而隨之向東而去此盖仙儒之往来者上日

田嶋治石城人少時讀書於定覺寺一日遺矢於寺後林藪中遇一美妹私焉交淫之際每覩女口中弄一小青珠含之不吐田怪之亦不問也寺有老僧謂曰子之形貌近甚不吉宥祟乎田告之僧曰子於後日必口奪其珠非但免禍亦有益矣田如其言女哭曰吾本老狐以此作靈令失之當復本形以二小冊遺之曰吾無所用君可自取歸示老僧々取焚一巻日留此君必誤死雖一巻亦可慮須小心以免禍其珠即狐食人數百得精而化成者也田後爲術士多有靈異有詩傳

世如晴窓有月梅三昧碧落無雲鴈六通似近有道

朴守菴枝華字君實有道之士也善摂養於詩非專門用力而時々寓興之作格高意玄人莫能及其詠孤雲詩曰孤雲唐進士。初不學神仙。蠻蜀三韓日。風塵四海天。英雄安用測。真訣本無傳。一去留瘦嶋。清風五百年。深味之有不盡底意常處一室冬夏不出年八十精力異於凡人十五夜左轉身而宿十五夜左轉身而宿壬辰之乱避兵於楊根白雲山使君村一日謂人曰我今年至八十何用苟且偷生遂教家人潔衣服將自決家人不敢止到其日潔衣服從山下至深淵上徘徊松林間日暮往尋之入淵中端拱危坐體不傾只相與擁出之權厝淵上其初入淵也斫松樹白而書老杜一首曰京洛

雲山外音書靜不來之詩也八句俱彷彿當時情景落句白鴎元水宿何事有餘哀者尤有所感公所以書也論者以修鍊疑公恐不然見公詠孤雲詩可見深作丹經之意嘗居清安鄉人立祠祭之 霽湖詩話

尹世平洛中人少業武以軍官赴京遇異人授以黃庭經能解修鍊之方與田禹治一時術高及死年八十餘尸體甚輕如空衣人謂尸解其子霖亦有道術年九十而終 芝峯類說

南宮斗咸悅人乙卯進士少時因事亡命遇異人授秘訣浮遊山水間年幾九十顏色不衰人謂地仙 上同

郭再祐字季綏號忘憂堂壬辰起義累破倭兵及賊退曰養猫所以捕鼠也賊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絕

穀經年不食而身體輕健人或勸酒食則能食數斗即以耳
臬吐下日食松花一小片而已盖得嚥律服氣之法危時大
雷雨震其房舍異香滿室多在伽倻方丈清溪諸山頻說五日月錄
西海上有一老人具大舟可容千餘石而每載三百石此外無
一斛添載故一無傾覆之患而往来甚疾捉魚亦倍於他人
又深得炙魚之法煑熟之味比他大勝魚價有定數過限則
不受一日老人夫妻適不在以女賣魚高其直其母歸也女
乃言之母驚曰魚有定價爾所知也今何違父約父知之必
責之女恐追呼而還其價白沙雜錄
宣廟朝有安姓人地處卑微居洛下嘗推奴寧遠地日暮失道
至山僻一處絕壁千仞上有茅茨數間滿架書籍皆論語及

兵書其家具食款待夜深有一人呼簷外曰君何不来主人
謂安曰今夜有約人雪寃事君雖遠来不得不同往耳開壁
蔵閲寳釼數十抽其一與友人弄釼庭中滿身雪色俄而無
去處天未明飛下空中曰快哉安問何往曰東莱地有一士人
負債於府吏身死吏督之不已請士人女為妾士家無以為
詐將以葬後諾之女誓死不從吾輩本以氣義相許也有不
義事不遠千里必往報之故與友人飛釼入其腹割腸而来
安曰東莱乃數千里半夜何能往反曰身憑釼氣一瞬千里何
遠之有不久君以國事可往莱府試問之安曰吾貧寒安有
前程作官之望曰君年九十位至一品不出十年當往東莱
若於世間傳說吾輩事則吾當刺君慎之安驚怖辭歸後六

七年為東萊伯褊裨往来東萊細詰之果有某吏於某夜暴死其後八軍門腰金年九十位至知事而勑俟之言悉驗安畏慎不敢蔑其言臨死始言之

南越者谷城人少學業不習而能一日雲霧晦塞俄而霧捲見越與長者數輩坐石上講讀人皆異之嘗手書與家僮曰汝往智異山青鶴洞則當有兩人對坐汝須得報以来僮依言而往果見畫閣數間横駕巖洞精麗無比一道人與老僧對局僮以書進道人笑曰我已知爾至矣碁罷付一札并付青玉碁子而送之僮来時九月間及辭還不覺飢也唯見履跡宿草欲抽芽出洞乃二月也越登第官至典籍而卒卒後失碁子好事者謂道人即崔孤雲僧即黔丹禪師云 類說

光海丙辰間金某爲嶺南繡衣暗行至智異山兼爲遊賞無儔不到最深絶處有數間茅茨往叩焉一小婢出曰吾主人不在耳金曰日暮無宿處願借客廊婢内入復出迎頓甚款供夕炊菜羹粟飯淸楚十分入夜内室燃明松微聞語聲金穴窓窺之有一婦人年可五十餘旁有一女對火治麻幽閒靜雅婦人曰汝父親今夕不來汝可出見女出庭仰天向母微語曰客星犯少微來客必貴人仍滅火入室金奇訝不能成睡翌朝主人荷雨笠携藥箱而至拜於庭下金惶忙扶起其人入内整衣而出荷巾葛服鶴骨松形神仙中人也金不覺膝之屢前仍留數日談說古今無不洞然主人曰吾本埋名於此不意被人所知今不可在此觀君志氣不凡旣喪耦未

娶吾女及笄可奉箕箒遂以妻焉且曰此非君出脚之時復
命後即又下來八山遯跡以待時淸也不出十年將有太平
之日也金竣事還朝無他家眷即日還山其人留女與之與
妻及一小子小婢移去一處盖不出智異山而終不言其地
有時來見而已果於癸亥反正後金首膺召命官至判書

僧佛 附寺刹巫覡

太宗朝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來使 上先拜佛而後
行禮河崙曰儼凶險喜生事宜從權先拜佛 上曰彼佛若自
中國來則當敬皇帝之命拜之今自我國濟州來何拜之有
竟不拜 東閣雜記

嶺南通度寺有佛頭骨大如盆盞長二寸世傳釋迦頭骨云昔智

蔵禪師自自西域取來云智蔵道詵之師也 芝峯類說
七佛寺在安州北城外諺傳隋兵到清川江欲渡無舟忽有七僧
到江边褰裳涉水隋人見之謂水淺麾兵爭渡溺死滿川水
爲不流因建寺爲名置七石以像七僧 輿地勝覽
無學居安邊雪峯山土窟中以觧釋 太祖夢事後建名釋王郎
太祖願堂也在府西四十里 上同
羅麗崇佛之法至我朝未盡革儒家慕尚未已忌日設齋於僧
舍名曰僧齋 成廟崇正學闢異端凡干佛事極去其弊士
大夫亦不供僧佛又嚴度僧之物禁盛而衰理當然也 慵齋叢話
明廟朝有僧普雨設無遮大會爲僧俗所推敬上聞于 文定
王后大張佛事因之得勢設兩宗禪科普雨自稱得道居處

僭擬大內庭臣及儒生連疏請罷流于濟州爲牧使違協所殺仍罷兩宗禪科 石潭日記

天然南中僧也身長八尺膽量過人嘗過智異山有所謂天王峯淫祠宿著靈異人若失其處祈人馬傷斃以此人皆畏敬天然以爲恠妄攘臂過去俄見所騎仆地天然大恚即以死馬屠於祠中血汚四壁因打破神像焚滅而去是後神恠遂絶早延奇高峯朴思菴論下性理多有往復戊子己丑間鄭汝立送人馬綵袍作書要之終不往是冬汝立伏誅 畸菴集

休靜俗姓　家本安西少習儒家通大義辭章彬彬視決科若承椆然遠遊頭流且歲大願投芙蓉堂靈觀門下被剃受法流通八教透徹三視融明簡造直接達磨盧能之脉適遊

名臘年逾七十號曰清虛又曰西山累朝闕中官至判禪教事賜紫道大禪事上足鍾峯傳其衣鉢（清虛集序胥叟許總著）西山善書與詩爲義林所宗遊金剛詩舞月矐仙千丈檜隔林清瑟一聲灘己丑逆獄以名逮繫　宣廟特命放釋賜詩還山壬辰召至行在授都摠攝使之領僧兵協力討賊（類說）

惟政號松雲又號四溟又鍾峯監察贈刑判任守成子也妙年出家爲休靜弟子居金剛榆岾壬辰倭兵大至縛居僧數十人索金銀欲入亂兵中傍若無人倭將以文字問曰爾國尊七祖乎曰有六祖焉有七祖即列書六祖示之且曰貪僧焉有金寶顧活之倭皆釋之爲義僧將陣于嶺南清正要與相見欲入倭營賊衆盛陳鎗刀欲了無怖色從容談笑清正曰

貴國有賓乎曰我國無他賓〻汝頭耳以朝命三入賊陣还
兩王子乙未丙申又以朝令等公山龍起金烏三城丁酉冬
隨天將麻貴戰蔚山戊戌又隨劉綎兵鏖戰順天己亥私自
興販以三千餘石助兵食辛丑等釜山城甲辰奉使日本刷還
被擄數千口丙午領僧兵董宗廟宮闕繕修之役　宣廟加
嘉義階錄功原從一等追贈三代八日本時倭素重其名大
設炭火使之入坐欲向東念呪天忽下雨火即滅又以毒獸
恐衆試之不動諸倭羅拜曰真生佛也嘗剃髮存鬚〻長至
帶死於雉岳山年七十　本傳
昇平僧玉洞嘗從李忠武舜臣在舟師有功及忠武沒仍居忠
愍寺數十年自備祭奠年八十餘終且言海上有警則忠武

先期見夢不差豈其靈尚有不泯而一片爲國之心死而不
死也歟 芝峯類說

僧妙信本李澤堂姻家奴爲人氣闇質鈍筋緩力綿婪飯嗜睡
主家之不役使無賴行走遂髡剃從僧旣投寺見其徒可悅
慕梵行可勉强而致擇師名德敏而從始學初心文日習一
二字且不能記晝夜伊唔不住後稍開進師大喜益致篤顧
糊口之難不免妨功習辟穀術日以一溢米和松葉屑啖之
能終日不飢服旣久身體自熱冬月袒跣皮肉不瘃嘗苦力
弱常習負重行遠不時月能運三馬之擔疾行數十里自是
益習諸經能遂指歸又念違親棄主不祥其省覲供奉每歲
無闕夫古今賢才德器莫不因其天質之美學而成之以下

愚而移者未之聞也况沙門所學非正而能變昏濁爲清粹前後若霄壤以至筋力氣血皆變弱爲強天下之至難也（澤堂集）

僧無己在智異山無住菴號大旨子一衲三十年冬夏不改卷肚皮束於帶索春秋鼓肚游山日食三四斗一坐必浹旬起行則朗吟作偈山中七十餘菴每食一菴輒留一偈無住菴偈云此境本無住何人起此堂惟餘無己者去住本無常語若疎易而寄意高遠殆寒松之流乎（勝覽）

處默俗姓崔少能詩文十六擧進士常與妹婿不協出家爲僧因病狂周流行乞必訪文士以求衣食體甚壯食亦甚鉅冬月徒跣而行人遺錢貨一芥不受常負大竹擔滿貯杜詩於所親家月夜大讀聲若虎吼視世之鄙悖人或衆辱之作詩

清楚可傳其賦石花詩前身曾是楚屈平魚腹忠魂變化成衰俗亦知尊敬意只稱其姓不稱名又被非村家詩黃昏雨立三被村翁叩柴扉手却揮蜀魄亦知衰俗薄隔林啼送不如歸詩話

有僧參寥能詩贈成川倅曰水雲蹤跡也多年邂逅相投喜有緣盡日寮軒春寂寞落花如雪雨餘天 休靜號清虛賞秋詩云遠近秋光一樣奇閒行長嘯夕陽時滿山紅綠皆精采流水啼禽亦說詩 大能詩云蘧廬天地假形來慚愧多生托累胎玉麈一拂皆活眼清宵風味古靈臺 守初號起詩日斜簷影落溪頭簾捲微風自掃崖窓外落花人寂寂夢回林鳥一聲春 處能號白谷白馬江懷古詩白馬波聲萬古愁男兒到此淚堪流始誇麗國山河寶終作烏江子弟羞廢堞有鴉啼落日荒臺無妓舞殘秋落句缺三分割據英雄盡但看西風送客舟出白谷集

大丘八公山有道釋買大絹八疋于燕市聯作一幅欲盡丈六佛爲幀周行八道廣募能畫者數年不能得適値楓岳大張水陸會化主僧告以眞情座末瘦癃一僧應募偕歸齋沐而

請曰此畫滿三十日乃成處之佛殿隱身而為之慎勿覘視塗其壁四面只存納飯一穴三日不納而納飯時亦勿邪視化主僧如其言至二十九日自料畫亡已就暫流眄視之畫師大驚擲筆叫曰畫不就矣即有黄雀自飯孔飛出影響寂然化主恠而入見畫佛已就而一足未成仍畫着鳥跡而去即以其幀掛于洞華寺凡水旱疾疫禱之神驗壬辰倭亂奴竊負而去惟政入日本時懇乞還取関白以下齊聲言曰大師亦能呼風喚雨何亡還幀終不許 松雲集

附寺刹

釋王寺以北無寺刹只七寶山有六七小菴而中菴只有金藏開心二菴稍清静過此以往僧皆蓄妻子蠢蠢陋悪 北征録

天粮庵在蔚珍西四十里白蓮峯東南蒼壁間有石室呀然俯臨簇錦溪高數百仞諺傳羅僧元曉（薛聰之父）嘗住石室有石穴産米二升故因名焉後有一僧鑿穴大之米絶不出今（仙槎志）

此即新羅事而諺傳石穴尚有指點故録之

陜川海印寺新羅哀莊王時所刱有八萬大藏經板俗謂經板出汗則有邉虞壬辰後倭賊屯據嶺南無一處不被焚燒而至海印寺則雲霧輒晦冥賊終不敢犯三灾不到之説亦或然矣可為國中寺刹之第一（類説）

華嚴寺在智異山僧烟氣不知何代人建此寺中有一殿四壁不以土塗皆用青壁刻華嚴經於其上歲久漂滅不可讀（勝覧）

雙溪寺在智異山崔孤雲嘗讀書於此手植一槐大幾百圍其

根北渡小澗盤結如橋寺僧因以爲橋〻邊二石相對一刻石門一刻㕺溪上同

五臺寺在晋州有五峯列立狀如臺故名又稱水精社有水精珠如鵠卵狮如意纏以銀索相傳爲寶寺僧以珠沈半盆水即溢上同

榆岾寺金剛名刹也東距高城六十里大殿回雎仁昔有五十三佛自月氏乘鐵鍾泛海而来縣宰盧偆往迎之八洞門有大池〻上有榆樹鍾掛于枝諸佛羅列異香馥郁偆奏王創寺上同

花嚴寺在高山珠崒山有樹細葉蒙鬆乱垂如帶綫碧色可玩俗稱蕣檀木上同

檜巖寺在楊州天寶山高麗時西域僧指空到此云山水之形
宛同天竺阿蘭陁之寺後懶翁始建寺未畢而死其徒覺由
等訖功爲屋凡二百六十二間棟宇像設宏壮美麗甲於東
方雖中國未之多見 上同

華藏寺在坡州寶鳳山祖菴指空相地大搆蘭若遂爲大義林
佛殿僧堂制度甚宏與檜巖寺相甲乙有指空持來西竺貝
葉梵經至今相傳 上同

順興浮石寺在大小白之間佛殿後有二巖一横一竪若上下
相承而以縄度之出入無碍不可曉也羅僧義相得道入西
域植杖於寮門前簷曰此樹不枯死則吾不死其後樹生枝
葉露不沾而千年如一長至屋宇亦不穿上光海時鄭造以

慶尙監司見之曰仙人所杖吾亦杖之鉅而去後抽二莖如前至今四時長青僧人號爲飛仙花樹造於癸亥以逆誅寰維勝覽

高山大芚山有白雲菴壬辰亂後咸悅孫姓人失毋設水陸會於此菴七日孫忽俯伏夢一羅漢謂曰汝母在前山孫驚起遍視山石上有一老嫗詢之卽母也母曰被擄在倭平朝提筐汲水一僧負来在此不知何故大衆驚駭改菴名得母菴

附巫覡

李二相長坤持平時命亾於燕山朝或一月一至其家嘗早曉還家値天明不敢入隠家後竹林中家人慮其過期不至召巫卜之巫曰影在庭中不久去至李心異之以此見之巫言亦非全誣芝峯類說

光海朝有男巫福同無鬚頷如婦人語音亦雌聲着女服出入
宮禁設淫祀宮女之掌事者雜行無穀多有人言反正之後
刑死 公私聞見

丙子亂前有一牧使喪室無子再娶多生子女前室神主有時
作怪或爲叩頭狀或唧唧作聲牧使與後室謀祈禱招巫玉
介毋稱名者使爲之巫曰但使後妻子省墳必謹享祀必誠
克盡事死之道無間邪生則至誠感通災異自息何不爲順
理應爲之事而爲此逆理無稽之事乎吾雖欺人取食不敢
奉命 上同

京中倉坊有女巫邪憑之神空中作語了了可聽巫因之亂人
父子兄弟夫婦奴主間者不可勝言一日蒼頭牽駿馬來曰

某坊貴子有急病来請耳巫不疑而去一去不返數日後人傳巫被刺棄尸於南郭外大峴下盖讎家爲之也後其鬼移憑於他人〻問其時何不預言防禍耶鬼曰遇禍之家皆見忌於造物者我能知其禍至之時故教巫乘其時以禍福驚動之索取貨利而巫之一念專在害人求利故獲罪於天而終不得免天之降罰鬼何救云 上同

肅庙戊午 上候未寧宮人輩聞巫女一令者以靈異稱招致外宮俾令祈禱巫曰吾無以資活假托威福欺取尺布升米以資衣食而尚且知罪今安欺瞞大内乎終不從 上同

娼妓

成廟朝宰相李永根李坤二人共奸一娼互相攘奪言官請罪

終不允兩人詰闢自明相爲引咎 上答曰自古士大夫相竊妻妾乃褻世之事予不忍置斯世於褻世故不允始言非以卿等爲無罪也退而省之可也 松窩雜說

李知事自堅愛妓待佳期嘗拜江原監司妓以一把扇贈之周年適來不改他扇只手中破竹數条而已人有譏之者答曰得一善惓惓服膺而勿失此聖賢之道也一坐絶倒蓋善字與扇同音故也 掇言

朴惠肅安信少有時譽嘗爲江原都事愛府妓紅粧情頗密秩滿將還趙石磵藏紅於密處僞曰紅已仙去朴悼念不置趙邀朴遊鏡浦始密令紅靚粧選老官人髮眉皓白者着羽衣刺船載紅於中徐入浦口徘徊洲渚間時作笙簫聲趙曰此

地古有仙遊跡山頂有茶竈距此四十里有寒松亭四仙碑
至今仙侶往來人或見之朴曰山川如此必有仙曹我適無
况不禁傷感因歎々下淚俄而舟行風順老人舡傍岸形容
詭奇紅妓唱歌聲徹雲霄朴譲曰必神仙中人也熟視之紅
粧也一座大噱後朴寄江陵倅詩曰少時持節按関東鏡浦
清遊入夢中臺下蘭舟思又泛却嫌紅粉笑衰翁 寒事奇聞

姜晉川渾按嶺南時鍾情於星州妓銀台仙一日自星州向他
邑午憩扶桑驛々即州之半程故妓亦隨往至暮不忍別去
盖監司之行妓不得終日隨後故也仍宿驛樓翌朝題詩曰
扶桑館裏一塲歡 宿客無衾燭燼殘 十二巫山迷曉夢 驛樓春夜不勝寒 盖枕具已送開寧故
無衾而宿也 上同

成東洲俔元嘗過西原主牧倅以妓春節從行東洲與之偕周遊名山積以時月終始同床而不之犯妓歸說於人人皆歎仰後東洲孫某過西原春節年八十餘來見涕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東洲之孫也因言公到山水會心處輒摸画之付我出山之日至數十紙曰謂曰余不犯汝而人必謂汝是余所眄不復汝顧矣汝之理只在此紙云云雖不蒙一眄何忍負諸遂終身受節以詩畫作帖示諸名勝莫不厚與之賴以資活亂離中失其帖 太魯西遺稿

李正郎大海辟一馬一娼沈感成病年三十一不起臨終作詩曰 六龍西竹屬風塵一病沈綿度幾春 馬似游龍姬似玉不知零落屬誰人 時廟宣壬辰年也將死猶眷眷亡物可笑 類說

宗室坡城令昵愛南原妓〻給曰別后吾何忍生寧死爲蛇尋郎而去坡城信之而歸鄭思文希賢時牧公洲先聞此語俟坡城來過之日使擊大蛇置座席下酒半促席蛇尾微露鄭佯驚曰恠哉何物坡城歎息曰死矣真信人也淚下沾袖脫短襖裹之瘞于客舍近處祭文而去聞者啓齒 上同

酒隱金相公命元以接北關巡到一邑酷愛房妓至翌朝三吹已過擁妓不起軍官悶其晩進跪戶外高聲告曰四吹金笑曰痴哉爾也非四吹雖十吹吾欲行乃行軍官掩口而退 同上

洪原妓洪娘少爲崔孤竹所眄崔還京沉病洪娘聞之七晝夜到京後值還送贈詩曰 相看脉脉贈幽蘭莫唱咸關旧時曲 此去天涯幾日還至今雲雨暗青山 崔没後毀其容守墓於坡州壬辰之亂負孤竹詩稿得免於兵火死仍

葬孤竹墓下有一子 晦隱集

晉州妓生論介當壬辰亂一府皆奔避而妓獨凝粧靚服立巖上諸倭擬不敢近一倭酋將誘而引之妓含笑迓之抱倭酋墮巖下俱死故名曰義岩立碑岩上而旌之 邑誌

按論介之烈即前史所未聞有勝於當時百丈夫多矣一邑有一論介則可以談笑而掃之耳噫烈哉矗石樓北壇上有碑三一三壯士碑一判官金時敏碑一論介碑

松都真娘色芸雙絶詠半月詩云 誰斷昆山玉 裁成織女梭 牽牛難別後 謾擲碧空虛 扶安妓桂生號梅窓其詩云 醉客執羅衫 羅衫隨手裂 不惜羅衫裂 但恐恩情絶 詩評

關西妓秋香蒼岩亭詩云 移棹清江口 驚人宿鷺翔 山紅秋有點 沙白月無痕 有妓翠仙號翠竹白馬江懷古詩曰 晩泊皐蘭寺 西風獨依樓 龍亡雲萬古 花落月千秋 上同

尹緇善於龍灣眷一妓臨別有詩曰眼高興況無佳麗 腸斷龍灣有別離仍剪其
髮以贈之李芝峯戲謂宜改腸斷為髮斷申判書稱尹曰
此乃斷髮文臣聞者絶倒 震事奇聞

仁廟朝武臣金某為平安兵使有所眄妓愛之專房妓嘗留情於
武倅鄭好信不能忘鄭曰公到營偷隙暫出好合綢繆而
有密告兵使者兵使詰問之妓牢諱持棗刀斫脂而誓之鄭
聞而忿之曰此妖物也吾不可隱情謁兵使悉陳事狀治以
重罪人皆多之鄭官至副摠管 公私聞見

京媼二禮輕忘而善歌每為貴游家所邀嘗言曰凡為娼妓
者初雖衣食粗足而後必貧寠非特色衰見棄而然其心術
自當致是耳蓋為娼必使人陰其家室而後己得其利故每遇

少年輒百般献媚以逛其意使之沉惑喪性破家失業夫婦
父子之間不得其道皆由於己其害於如是人則己亦安得
善其終也此雖賤娼自道其實之語而可為圖利者之戒 上同

咸興營妓可憐少為睦姓人所聘守節靡他以此南論甚峻宕
稱南人則必出見款之酬酌如響每談甲戌事涕泣不已嘗
誦出師表聲氣激昂至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未嘗不垂泣有禮判以奉審下來與其監司各以其所聘者
相矜或曰三上或曰二下招可憐問之對曰兩使道行下俱得
當矣二公曰三上何敢比二下乎曰詩三上古風二下也滿
座稱善有一宰老論也嘗於衆中謂可憐曰吾若為南論則
當為南中人領袖矣可憐曰南人雖甚疲劣如進賜之投降

者若容受則當愧死矣又有一宰過營門本府妓輩先入謁滿座可憐與營妓又欲入見宰曰爾輩新入舊出當換局來可憐曰進賜朝廷既主蕩平而不能為妓輩蕩平耶盖其宰主蕩論者聞而愧之可憐年過七十背負見客言論激烈夕談少時事或誦前輩詩句又作歌辭吟誦清楚可聽 北征錄

附 奴婢

奴婢之法始於新羅而壬辰亂後或以軍功或以納米輒許免賤冒偽滋甚以至登科頂玉者比比故蔑視士族凌侮其主至有叛弑之變日後之慮不可勝言 類說

柳政承灌乙巳被罪鄭順明搆以逆謀圖錄偽勳柳之家屬田園花沒歸鄭家有一婢名甲頻聰慧鄭憐愛之衣食視子女

甲又先意迎合鄭信之不疑一日甲匿其室罷鄭詰甲〻泣曰自吾來此衣服飲食無異主人何故為賊鄭叙之甲與其小奴通乃謂之曰主若責我〻必證汝奴懼曰為之奈何曰吾有用處覓新屍者支體來奴〻一臂與之甲潛約于鄭棺得囊中來久鄭屍鄭家覺而搜之甲曰爾殺吾主郎吾讎也吾欲屍久矣今報讐知屍所矣竟屍 擴言

劉堯良延安人母郎洪相遲之婢也公少孤登武科歷官顯榮諸公爭薦將才母謂公曰我本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盃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公聞之大驚即上京詣主家陳情欲上疏削科為奴洪相曰爾非我奴也何出此言公曰母既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相義之為放役文卷給之公謝

而去每以主稱之宰邑師閫賤遺不絕每謁見也自里門步
進所献之物手自持納嘗為衛將分軍洪相入直禁有所中
欲言以書招之公即欲起去同僚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經
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違廼一座驚歎官至副元師壬辰亂
從申砬防守臨陳力戰死之 本傳

有朴生者往嶺南推奴其中一婢有殊色生一見屬意其夫及
父母必欲納重價贖之百端懇乞生終不許率還京到洛東
江婢題一絶于船頭 威如霜雪信如山 不去為難去亦難 回首洛東江水碧 此身危處此心安 即奪身
已無及矣遂瘞江頭悵失而去 雜錄

李東岳所後家乃國戚也饒於財產奴婢聽其自貢不問欺逋
人欲取為妾御即以畀之不許價贖 本堂澤集

李适反剖分於寧邊使中軍李偁緒奴名孝生者饋以酒食約
傳書於中軍使之領兵投義賞千金孝生不受曰曰此使主心脆
死奴之幸也曰以貨之僕所不忍聞者義之 上同

庋先李适平家奴

金禮奉慶平君家奴也馴馬販之以食利丙子冬賣馬於金昌
尉柳公浔重價未及旬日有邉報禮奉還其價請馬曰吾主
將避亂而所騎闕將以此馬奉之價雖重不顧也柳公以其
識奴主分義還與之禮奉果以其馬奉慶平執轡先後終免
于難論者皆許其忠乞称李公成人之美慶平 宣廟朝王
子礼奉以其勞免賤終登武科 公私聞見

有某人家奴婢於科期迫近之日持賽神之物往女巫家禱神

曰吾主某不幸有文各國有大小科每為試官而賦性躁妄全不知科場之事重一入試院輒有謗言人皆謂必遺大禍而吾主猶不覺悟自以為安願神變易其心使為勤慎之人無陷大僇言已僕々拜攢手終日 上同

東陽尉宮婢工詩有一絶云 落葉風前語寒花雨後啼相思今夜夢月白小樓西 詩評

鬼神

南怡少時游街上見奚袱裹小笥而去袱上座着粉面女鬼人皆不見心怪之旋從其所之入於一宰家俄而其家號哭問之則主家小娘子暴死怡曰我入見可活其主請之怡入門粉鬼據娘面而坐見怡即走娘子起坐怡出娘復死怡更入還生以怡治邪之術治之得生即權擥之女也以此定昏云盖

笥中紅柿也娘先取而食氣塞而死云 本傳

崔㦗亭壽成死於己卯士禍平日所從游李達亨輩以簾斂尸權厝於空谷夜守其側夢崔來吟一絶曰 · 玄室誰相訪 青㦗柿自親

金河西獜厚少時自南中上京路見一女從後來風捲羅幃見 自從簾谷後 遇憶盖骸人 己卯錄
有殊色隨至一村舍女入內室公坐於外舍牕紙破裂席坐盈寸公掃廳而卧月明夜深公踰墻（深入）見內房燈明少年僧入與其女對坐飲酒狎戲無所不至公不勝憤恚待其睡熟手持短劍而入洞押僧胷劍尖出背而斃其女戰慄乞命公曰余（汝）以士族女何忍作此事女曰事至此安敢有諱妾夫年少才子累中發解去夏上寺做業下送此僧取粮饌僧才下

来大雨連注三晝夜僧不得歸夏夜蒸鬱開窓而睡僧潛入就
睡中被污只欠一死二罪死罪公出来憑檻假寐忽見一少
年戴鬃宗冠被青衣来揖曰我是主人自幼力學方期立
揚不幸妻與僧相通乘夜謀殺潛瘞於後園竹林中托言虎
啣常究憤令日故遣旋風捲去羅兀使公見義色誘之而来
此矣公乃為我除讐恩莫大焉豈無毦之報令公上去必
有七夕節製以七夕為題須以金風颯而夕起玉宇廓其凈
漴為首句則必居魁矣仍拜謝而公泊上京七夕節製果出
七夕賦冐其所言作一篇以呈時李容齋背為考官聞讀
公賦大驚曰此必鬼語也既見全篇曰初頭外皆一人作而
文章手段也以二上為魁直赴殿試明年春以新恩下来歷

過前日寡家則高立烈女門投宿其處問之主人稱歎曰彼寡宅有僧夜入欲劫其婦人其婦人拔刀刺之邑宰狀聞旌表矣公翌朝入見邑宰細語根梢太守即與公親往其家遍索尸竹林於掘出而撿之面色如生項有青痕環繞乃縊死也旦詰其女果服即疑使啓聞罪其女厚葬其夫後夜少年復顯於夢曰公既殺讎人又葬遺骸深恩厚義結草難報他日福禄豈不称德乎公歷遍舉貫名重士林身後血食院宇者專由於公之道德文章忠義而為人復讎之義亦豈無有所補哉　瑣録

按見士族女萌動惡心者卽人之禍有知識者必有為况以先生之行義而為之乎是必天誘其衷假手而除凶也

成慵齋俔少時行至典牲署南時微雨馬噴沫不能進忽覺暖氣射面如火又有醜氣不可堪見路上東谷有人著蓑笠長數十丈面如藍目如炬公念若失必墮其計遂控馬縱目觀之鬼便回首騰空而去 慵齋叢話

宋希奎字天章少時受業於師往來朝夕一日值昏暝忽於松林中有老嫗似曾相識呼兒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面大滿雖真鬼恠也公奮身直前歐之其形漸消惟面掛雖上而已自少勇剛如此典五邑吏民莫敢欺 本傳

國初有一士人訪友飲酒日暮醉歸中路忽聞吟詩一聲曰 澗客水濕騰山寂歷 愁迷遠月黃昏 驚起視之傍有一古塚而已始知唐李賀詩所謂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者非虛也且如鬼李顯

郁詩曰風駈鷲鴈落平沙水態山容薄暮多若使龍眠裁畫裏其於魚艇留辞何鬼朴律詩曰海棠風墜城外家家花如雪門盡閑從從丘壙柿歸去日暮路遠山復山權韠所遇鬼詩曰樓培花雨十三天、、磬歇香殘山闃然ゝ窓外杜鵑啼有血曉山如夢月如烟音調皆清絶洌幽自非間語其鬼神亦愛其詩徃ゝ有警作則借人傳之以暴其才詩評

鮮于遯庵浹十二歳時嘗讀書于箕子殿齋室晝夢有人引去高培岌然上有白衣人威儀甚肅令詣庭中授五言詩曰汝監司時在玄輻峴以此持贈久伸而覺誦寫其詩筆翰似仙人有神助問監司所在則果於玄輻峴試射遂進以詩ゝ曰上古生而亥軋孫丁不辰金銷周火起巨速日月新未斯放孤黨何人作秦人昔徵神農氏牛犁豈不剔世荒人無識恩忘己德負尺墳殘孫祠對城外寒廟令对群雁竹何教仲毛後監司見而異之狀聞于朝月沙李公吟咏再三曰尺墳之句真神語也平壤志

白沙李公辛卯年間為承旨公退閑坐閽者奔告曰一人踵門
請謁衣襤縷狀貌凶獰不敢正視李公急正衣請入其人着
破笠摂弊衣袴甚狭僅周脚脛穿破黒靴面大如盆長一丈
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公前張赤口咕唄語良久而退公
從子鰲山君擢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曰渠自是白岳寺夜叉
明年將有大乱而無一人憂之者不勝痛心希公可以此言
聞故来言之云其明年果大乱而李公樹大功夜叉言果驗
丁丑乱後有鬼変始自京城遍及下三道名劉〻鬼神蓋夜中
有聲無形或云聲如風飈不可称状都民驚怕一時哄鬧中
驗動四大將領軍馳到乃虚事也京中則無宗而轉到南中
明有啄〻之聲且多変怪之言或曰乱時冤氣所崇云 日月録

金息菴錫胄以保社元勳封清城府院君康熙甲子卒後有神
降于平安道武人某甲自稱相國之灵空中有聲能言平生
事蹟及所著詩章了不錯相國家人聞之館置門外奴僕家
其所指揮無非乱其家者論定葬山則以水湧如井之地為
吉評唱親舊則以救過正非者為悪而俾絶之離家細作指
為善人而使享遇之術士透恠之類稱為信人而使聽其言
所言皆是禍其家者使其灵果是相國之灵則為之敗乱其
家者何若是甚耶舉家不悟而終有已巳絶嗣之惨悲夫
世祖朝一勳臣家亦有自稱其先灵而降之者以禍其家時
人謂此是讐寃之人死而為神假托作恠今者金相家所降
之神無亦庚申讐人之神耶抑其婦婿趙温陽顕期知其禍

禍兆憂歎不已同時龍仁縣有神降于女巫家自言白沙李相國之靈憑空作辭且言集中詩一句一如金相事家而白沙後孫知其誕而不爲迎致盖懲創金相家也 公私聞見

禽獸

太祖征戰時有駿馬八曰橫雲鶻産女真平紅巾賊時中二箭曰游麟青産咸興戰峰雲時中三箭歲三十一而死作石槽埋之 追風烏産女真中一箭曰發電赭産安邊曰青騰紫曰產端川平倭時中一箭曰凝霜白産濟州鴨綠回軍時御曰獅子黃平倭時御曰玄豹産咸興平倭時御 世宗朝圖形令集賢殿製贊以傳後 東閣雜記

明廟於經筵問鼠乃賤惡之物而何以居六甲之首柳希春對

鼠之前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如此物故取夜半陰盡陽生之義以子為十二時之首 竹窓閑話

己卯倭使獻孔雀一雙都中士女出而縱觀塡咽街巷 上命放于南陽絶島不貴異物之德如此 芝峯類說

孝廟自瀋陽還得雌雄兩猿而來登極後雌死雄生有害人之習將殺之猿知幾逃匿於大寺洞塔中命發軍門砲射手殺之砲來則隱而避之矢來則受而折之無奈何命放鷹攫殺之猿輒迎攫礫殺各鷹死者無數一宗室家有兩鷹一又見殺一鷹見之飛去臂鷹者痛哭小頃鷹復來盤旋猿上數尺許猿仰首欲擊鷹爪攫飛坐而来瞎灑猿兩眼猿卽合眼俯首鷹卽下攫殺之禽鳥之微亦有智者 雜錄

至元中以濟州為方星分野置牧塲馬畜甚繁猶晉之屈産家
家畜産數百成群 輿地勝覽

漢書曰濊國出果下馬注高三尺乘之可於果下行也即今所
謂御馬也 芝峯類説

於羅寺刹在寧越巨山里有大蛇浮躍于淵長數十尺鱗甲如
錢有兩耳邑人拾鱗以聞 世宗遣權克和驗之克和泣再
中淵暴風忽作竟失其迹後蛇亦不見 上同

濟州山石中有深穴妖蟒能作風雨官民以神祀之每歲春秋
以十五歲女兒置盤獻穴前作樂以導蟒噬以入不然風雨
害稼自官籍民女許其年以此試之 中廟朝徐憐年十九
為判官及期奮身獨往操大斧與力士立穴左右俟樂作蟒

出手斫其口而殺之自此妖孽遂絶 葉泉集

宣廟丙戌平壤城巢鵲負雛移巢於城外人莫知其故翌日城中大火人家及樹木皆燒 平壤志

辛卯鏡城有熊害人甚多我國無熊而忽有之人多驚恠 日月錄

海州有官養羊羔數十頭壬辰倭寇入州羊走避於山城十里許寇退吏民還入之前羊羔相率先入點視則無一傷害者物亦靈矣智矣 芝峯類說

宣廟乙巳碣山地有白龍出自江中至一村家時白晝無一點雲忽風雨暴至霹靂交作鱗甲閃閃騰空而上數十里內人皆見之一村大小人物幷拔去飄落於數里外或不知所之監司狀聞于朝 日月錄

丹陽郡吏賫去公牒往監營忠州道上遇虎子三枚擊斃之俄有母虎咆哮而至吏蒼黃上高樹虎仰視而去引一豹來豹小而捷緣木殆逼身吏惧自脫褌用兩脚蒙豹而急擠之豹墜焉虎為以人即齕殺之既知其豹也繞樹大嗥仍入山去吏下樹剝皮乃達監營方伯以稽程將罪之吏告其故驗其皮乃免崔簡易作豹說以豹自負其能而使於虎竟為所殺乃自取也 芝峯類說

光海癸丑逆獄興國舅家被慘禍夫人盧氏謫於濟州唑謫十年望絶生還一日有鵲飛至簷前語喳喳不已夫人歎曰家破人亡有何喜事蓋鵲非海島所有而忽有之人皆異之觀者嗟忽傳 仁祖反正承旨奉 大妃緻音為迎夫人來泊朝天

舘一島歡呼問鵲所從來舟人皆言船發海南有鵲飛坐墻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不知去處始知其先事報喜也（公私聞見）

林慶業所乘青騅絶足也亡命後留養司僕慶業死養馬卒歎曰今日林將軍死矣青騅聞之仰呼衄血而死聞者痛悼（龍灣錄）

海州邑內有一大巖禱輒有應人皆駿奔遠近皆然俞基爲方伯命依大鉄椎將破碎之忽有白衣老人來言不可俞不聽命衆工打破一石工以大椎直打釘人頭即死俞不動竟破之中有一大蛇長數十丈卧於五色錦褥之中前置一銀甖有黃水貯其中逐去之蛇盤卧大路上數日不去邑人湑以[人]酒食禳之蛇即去遂下大雨漂没人家數十（稗史）

漢拏山多鹿夏夜飮水獵者持弓矢伏澗邊見羣鹿驟來

可千百有一鹿毨然色白背上有白髮翁騎着襆者驚訝不敢把但射噎落後一鹿小頃騎鹿者如有點檢羣之狀曰忽不見 芝峯類說

江界伐登浦邊有一獸自胡地越江而來水数丈而不沾背徐行渡水有大獸來噬獸不少動念施〻而來同行数里虎勢少挫獸用氣一麾虎仆地不噪不踢但坐踞虎上移時而去數䟫遠虎寂不動樵者往見之虎則折背而死此必駮也有人於白頭山下見山中大木有大獸爬痒痕毛著樹上長二丈餘亦此獸類也 雜録

草木

恭靖朝有一宦官二月暮偶入後苑於移鷄傍拾桃子喫之桃

面大紅眞九月間霜桃也破積蕩得桃子數百枚進于上王上王大喜卽薦文昭殿 太宗解衣賜之及秋上王命左右故積蕩明春啓之桃皆腐損 青坡劇談

前朝文益漸字日新丹城人封江城君號富民侯奉使中國路見秋田花如雪白潛截筆管而來種花皆自後外植閭巷於以廣其利爲是綿花只以手去核胡僧號將者作去核之車公之後孫萊作引絲之車俗以此稱文萊 日月錄

東方舊無木緜惟有葛布麗末有文益漸者得種中國以來遂成通貨蓋綿有三種一曰絲綿出蚕繭二曰木綿出交廣間名班枝花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實如酒盃三曰草綿三四月下種黃花結實卽今之綿花也丘濬云元時始入中國 芝峯類說

大宗朝江陵大関嶺竹結実形如真麥粘如薏苡味如唐黍人
摘取為酒食智異山竹多結實居人用以作飯然竹結實則花
故令南方絶無大竹々實號為竹米 上同

榮川浮石寺即新羅義相大師所創也下有一樹莫知其名居
僧相傳以為大師入定之時植其杖於牕外遂開戸坐化後
杖忽生柯葉開花甚繁至今千餘年愈盛昔夸父擲杖化成
鄧林與此相類而此樹在於簷宇之下不借雨露而亭々獨
立榮耀長春比鄧林尤奇也退溪先生有詩曰啄玉亭々倚
寺門僧言卓錫化灵根杖頭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

中廟丙子密陽地大柳樹風雨顛仆越二年還起 宣廟壬辰
通津縣有柳樹偃卧踰年還起知縣李壽俊上聞 東閣雜記

韓僉知淑昌好花卉甞以石榴子墾田而種之旣生皆柳僅是有一二爲榴或曰榴子從柳從田元是柳生田也無怪矣 思齋摭言

慶州栢栗寺山中松木斬之而復生 芝峯類說

李芝峯爲安邊倅時一日平地生荷花一朶甚盛問老人則楊蓬萊爲府使時鑿池種蓮今廢者數十年疑其時落種而生矣俗言蓮子經百年不壞藕在地不死故江陵有池間一年而生云 上同

平壤林豊戌文字前後非一乙丑有董王春三字丙子有金山山三字丁亥有古月滅於魚羊穴字 平壤志

光海壬戌南草始用於世南草之種自倭中傳來南方取植私商於胡中取厚利厥後商人等以生種遺胡爲天下通用之

貨南草始於南夷盛於日本壬戌年 起京時暹羅國使臣
臣以備禮單葉大於孟人皆傳說而不食張谿谷維先嘗之
至比於茶其後人皆通嗜盧或傷生而久而無害亦能降食
云 日月錄

順天松廣寺有枯木一株幾千年而枝幹皆完色白如鐵香臭
甚烈不知其何木也或曰白檀又仙巖寺有樹曰丗內花紫
白色開必向北有竹曰開音竹條直無撓至枝末始有葉
江陵五臺山北獅子山有菩提音菩梨樹慈藏法師自西域移至
今猶存年年結實實無紺珠而差少色白種之幾千年而不
老不死可異也我國無他種 稗史

全州紙砧在不於寺而在邑中吏輩爲任掌搗紙 肅廟丙辰

年間雄木折散他材聞多佳山有大檍木搜得之將以明日斫來其夜木神見寺僧之夢曰明日吾將死矣汝能斫伐一臂則全身可活也翌朝僧徃斫之纔加千餘斧吏輩至還謂曰勿斫也僧不得伐吏竟伐之依雄四圍各二尺丙股間廣四尺二十人方搴揭至今有僧斫痕 上同

我國居昌之柿恩報之棗密陽之栗忠州西村淮陽之栢子安邊梨最有名 類說

益山邑距三十里地有官栗園一年三結實故名曰三實 睡隱集

外國

○寧古塔即古肅愼氏之遺墟也漢唐以前東北無強國雄部故惟我青丘一域擅東土之形勢此所以隋唐以來每以擊朝

鮮為征東大役其時則遼西東太半為我土而白頭山内外諸
種落多服屬於我一自女真萬滿之種起於鏡泊之中駸駸
然盛大遂代宋而入主中夏是為金國及被元人之驅逐東
歸則其餘黨散處於豆滿鴨綠之間或稱野人或稱番胡頻
頻侵軼我二鏡北則尼湯介西則李滿住即其大者也自茲
以還我國邊界不靖大抵女真餘部有熟女真生女真之別
至於皇明萬曆以後生女真董山之一派忽強大於建州衛
而統屬毛憐衛左衛右衛等種落廢四郡實通之故最受其
弊此所謂四郡之廢而洪太始以後兵力日強仍以北上自
開元定瀋陽東下而援遼陽以瀋陽稱盛京以遼陽稱東京
以建州稱興京而寧古塔以西并據而有之遂百戰於大小

凌河之間　崇禎末八主中國建州即陵墓所在老城即宗族所居故其所制置與盛京無異云（輿地誌）

女真即金人餘裔也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　皇明初悉境歸附因以部族所居置都司一（曰奴兒干）衛一百八十四（建州為首）千户所二十官其長給印土色極寒為穴居以深為貴好養豕肉食衣皮嚼米為酒飲之輒醉婚嫁男就女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以尸餌貂〻食其肉則多得（勿吉傳出北史）勇悍食生肉散居山谷自推豪傑為首渠（文獻通考）一種在腦温江黑龍江之間謂之生女真略事耕種聚會為礼以樺皮為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一種曰乞列迷在向迷江上性悉刻貪狡捕魚為食着直筒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識五穀惟狗

至多耕田供食皆用之一種曰女真野人性剛而貪文面椎髻帽綴紅縷衣緣綵組帷袴不襠婦人帽垂珠珞衣綴銅鈴一種曰山野人乘鹿出入注平土屋々脊開孔以梯出入卧而草鋪類狗窩一種曰苦兀在奴児于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飲食必祭男少女多食惟腥鮮長白山（即我国白頭山）横亘千里高三百里其嶺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緑東流為阿也苦河北為混同江而松花江金水河（金取此為国号）胡里改江恤品河忽汗河黒龍江一迷河穏禿河忽海河理河愍河蘭河皆流入海山則太山有熊羆虎豹皆不害人々敬畏之過者不敢洩溺土產海青（少而健能擒天鵝）鱘鰉魚牛魚（長丈餘無鱗骨只有脂肉）失剌孫（上豹）楛矢石砮重楼金綿（出長白山）又有鹽生木枝上（廣輿記）

東自黒龍江至開元以北沿秦長城之外逶北逶西至于漢西域于闐之地皆是蒙古之界其廣比中國不啻累倍上古則不載版籍漢荒無人居唐宋地益拓人益繁分為四十八部互相雄長各帝一隅號稱東西南北皇帝一曰皇太極二曰青太極在中國之西南三曰厄斯羅郎太曼也四曰喀爾喀在東北蒙古四十八部中東北諸種最強盛大曼撻子在黒龍江之北 上同

遼野以東列置三將軍其一鎮守奉天等處地方而坐瀋陽其一鎮寧古塔等地方而坐船廠其一鎮在黒龍江等地方而坐艾滸城秩皆一品各統滿州固山而四大員 上同

自寧古塔至飛牙喀海口三千餘里至烏喇六站自烏喇至盛

京十站自盛京至山海關二十五站自義州至山海關至二十五站曰九連城曰湯站曰沙屯地曰鳳凰城曰乾者堡曰松站曰八渡河曰通遠堡曰塔洞曰連山關曰會寧嶺曰甛水站白青石嶺自青石嶺至大凌河無人地大凌河以淩與盛京路同 上同

自烏喇東至寧古塔五百里西南至盛京八百二十里南至白頭山一千二百里東至土門江七百二十里 上同

○日本在海東中始于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 大明太祖皇帝封爲國王令其國中只称御所有官位者皆世襲自天皇以下皆有分地國王見于天皇如君臣禮大臣見國王亦同境内有八道曰畿内五州曰山陰道八州山陽道八州南海道

（六州）東海道（十五州）西海道（九州）東山道（八州）北陸道（七州）合六十六郡

王城在畿內道王姓源氏城內有國王殿天皇殿客殿武衛殿細天殿曼山殿山城州（上同）

日本為國其道八其州六十六對馬一岐不與焉其島二其鄉九萬二千其村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其田八十九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畑其畓十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町佛宇二千九百五十八神宮二萬七千六百十三男口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女口二十九億九千八百二十雖沿革贏縮代各不同而大畧可推日本極東陸奥極西肥前極南紀伊極北若狹東西四百十五里南北八十八里（看羊錄）

其上世有葺不合尊者號為天神以一釼一璽一鏡降于日向

州仍都日向後遷太和又遷豊浦又遷小城州即今倭京自
開闢以来一姓相傳至今不易在前任所謂國王者稍聽國
政數年来委政開白但主祭而已在王所者俸禄至薄多者
僅數千石王之私人若家康輝元者食邑連亘八九州奉禄
至五六百萬石所謂攝政關白者必以王室之胄公卿世閥
為之所謂藤橘源平四大姓是也始百濟之止臨政太子乘
船入倭中為大内左京大夫都於周防州其子孫歷四十七
世々為倭官襲其土地後裔為多々為良氏屬既絶輝元代
襲都於安藝州之廣島物力之雄富擬於倭京其俗視倭稍
厚壯頗寬緩多有我國人氣像云秦始皇時徐福載童男
女入海至倭記伊州熊野山止為山上尚有徐福祠其子孫今

爲秦氏世稱徐福之後令爲倭王則非也上同

爲城邑必於獨山之頂江海之濱夷山之巔而削其四面使猱狖不得上其城廣而上尖四隅設高楼最高者三層主將居焉粮械皆設於楼中開一門一路門内多積沙石外設長垣垣中設砲穴垣外鑿壕引江水以注深可八九長民丁日爲水戲精勇之士環城而居城底江中舳艫相連蓋山頂者我可以俯下砲矢敵則不能也江海之濱者只防一面事半功倍也基廣難於衝毀上尖易以俯矚也一門一路防守不分也門内沙石老幼皆可下手也民丁戲水習水戦也舳艫連江防水路也勇士環城為蒼卒易以入保也上同

其槍戟甲冑旗張舟楫務令簡便挙彷以虎皮鷄毛為戎衣

且以金銀碨礧装馬首人面極其詭駴眩耀人目壬辰我軍見之皆褫魄嗚呼死虎死鷄豈能殺人木人木馬豈能傷人要之我國軍令不如死虎死鷄之可畏耳且以鍊釼為事必以千年古釼為最次以六七年百為好若近年所鑄棄而不用云 上同

其農民獨無刀釼受田土於受土者以為稼穡無寸土不屬官人種一斗之地例徵米一斛〻〻容我國二十五斗稱貸取盈不能充則納其子女為之厮養又不足則囚係岸獄既足而後觧縱雖當樂歲只食糠粃登山採蕨葛根以度朝夕又迭番入直採薪汲水以供役 上同

男子鯨面文身衣裙襦横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女人衣如单

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冠洗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綿絲為
之飾以金玉婚不同姓惟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蹲跪為
敬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初喪哭泣不食肉飲酒親戚就尸
歌舞為樂信巫覡好碁博握槊樗蒲初無文字惟刻木結繩
後頗重儒也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皆得中國
去出寰宇記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門大寶出宋史并寰宇記日本風俗条

○琉球

琉球國在南海中〻國泉州之東國有三王曰中山王山南王
山北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旗朱寬訪求異
俗始至其國言語不通掠一人以還唐宋間俱不朝至　明
洪武初三王皆來朝其俗去鬚髭手羽冠毛衣好剽略不
尚禮節民無賦斂不知節朔視草榮枯計歲王宮壁下多聚

髑髏殺人卽以所殺人祭其神 方輿記

自我國東萊郡水路一日至對馬島又東南行一日至一岐島又南行半日至下松浦又西行三日至薩摩州又南行四日至其國水路并五千四百三十里舊有中山〻北山南三王令中山王合而併之土多山岡有城郭宮室然颶風時作揚石拔屋故壘城不高板釘其屋 輿地誌

日本及南蠻諸國商船皆集販易故雖國少人多甚饒富 上同

婦人衣裳制如中華外出則以大袖長衣蒙蔽其首黥其手背為虫蛇文男子之服寬大如僧衣男子無貴賤以綵帕裹頭抑髩兩為髻又以綵繩貫珠掛頂尊貴者宛鬘岩納柩其中加土其上以牛馬践之令堅三年衣素不食肉 上同

琉球壤地偏小俗尚聖道及釋教科舉三年一大比取文武各一百二十人國有慶事則有別舉士氣甚暖一歲三熟寢不炕突冬必沐浴狀貌言語與倭同舊有吾邑國令國王姓名尚寧傳世二十四歷年二百五十萬歷庚戌李芝峰睟光遇琉球使蔡堅馬成騎於朝京時問答風俗而使臣輩短於文詞不能唱和款淂我國黃筆以二筆二墨贐之芝峯問答錄

○占城國在西南海中雲南之東古越裳氏界秦為象郡林邑洪武初賜國號其俗出八乘象馬食水兕山羊飲椰子酒無食檳榔人性凶悍果於戰鬪十一月十五日為冬至人皆相賀

薔薇水洒衣經歲香不歇 猛火油得水俞熾 吉貝樹其花如鵝毛抽緒紡之可作布 孔雀山鷄

◎暹羅國在占城極南本漢赤眉遺種洪武初上金葉表文入貢
詔賜大統曆且賜量衡准其請國俗人死用水銀灌尸上同
暹羅使臣握坤喇奈邁紙国中正有四姓照握奈謚副官握孟喇抆萬曆庚戌
三月差本國辛亥十月到北京語用番音不識天朝文字使
臣年七十戴金盔從人二十七皆貢髮廑餘寸許狀貌衣服
恠異面如漆不知拜揖左衽跣足飲食以手常服檳榔石火
有舉人曾往其國者稱通使官隨來稍解文字問其土俗則
書荅曰道路由廣東香山縣開船向午行出大海名七州洋
十晝夜抵安南又八晝夜抵占城又十二晝夜抵大崑崙
又用東北風轉舟向未斜行兼申三分五晝夜抵大真樹又
五晝夜抵暹羅港即淡水五日抵暹羅城此以順風計其國

東連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塢北界大海地方大小難以里
記産象牙胡椒蘇木烏木檀香速香藤黃荳蔻之屬異物則
鱷魚龜蛇等頃此其大略也土氣寒小暖多有八布政十六
屬國其外南海極深不知涯岸珊瑚生於其中東有琉球日
本西南有佛浪機即大西洋也琉球之東有大小琉黃北有
七星山小東山南有一山産龍涎香其使臣為請冠帶而来
天朝許賜之 芝峯問答録
○安南國距北京一萬二千里南越王趙佗所據之地漢武置交
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宋以来俱来服洪武初入貢仍封安南
王權臣黎季犛弑其王而立其子太宗皇帝大發兵討滅之
郡縣其地宣德復封黎氏之嗣嘉靖間為莫氏所簒萬曆

初令分立黎莫兩氏為吏勿相侵害其俗不知禮義以富為雄好食檳榔一年再稻一歲八蚕桑麻蔽野不解種麥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盤足倜儻好謙淳秀好學句漏浪泊在境內 廣輿記

安南取人之法有鄉試鄉會試科一場五經四書各一道二場詔制表文各一道三場詩賦各一道四場策問古今治亂一道會試則依鄉試而加第五場庭試策問武科以陣前為上有騎馬騎象騎射之才五年一選貴人則涅齒下人則短衣跣足冬月赤脚無膀袴足襪寢不炕突食不靖潔深目短形似獮猴性頗温順略知文字言語類倭而用合口聲庚戌使行中有白綿香百枚脂香則極細而長如一條線香氣甚烈

脂則爛煑如膏塗着身面經月不滅使臣馮克寬號毅齋者
同處一舘問荅又詩句唱酬甚多馮詩春溪水漲桃花落秋
嶺風高桂子香衛身健僕惟長釼交臂良朋有古書兩晴添
象迹風暖送龍涎者皆佳語馮時年七十形貌甚恠長衣闊
袖用細巾全幅盖頭如僧巾若値朝會詣闕則束髪盖巾如
天朝服歸而每蹙頞既還脫去見余詩大加驚服必稱曰大
手筆云 芝峯問荅録

趙完壁者晉州士人弱冠丁酉倭變被擄入日本三往安南
安南距日本海路三萬七千里自日本薩摩州開洋海水西
高東下晝夜行五六十日抵安南興縣其地甚暖水田耕種
無時三月間有始耕者有將熟者有已穫者隶則每年種之

以飼蚕有木花樹高大花如芍藥人上樹摘取果則茘子橘
外無他果饋以乾柿不識常食檳榔渴則飲蔗草人多壽考
有老人年百二十鬚白而復黄其黄耇也歟後十餘年完璧
還本土母及妻無恙人以為異事 芝峯類説

中國通州驛楼有安南國使臣題詩三章首章曰 潞河之上驛楼前 日永風清思豁然
北望長安纔咫尺 南瞻衛岳隔三千 四方弧矢初心契 萬里君親一念懸 早晩金詔四馬首 蓬莱峯上会郡仙 萬暦李夏甲戌年安南
國使晦齋翫林南球次章曰 半簇危楼枕水前 登臨行客與悠然 節經點驗詩三百 梅驛駈馳路八千 上国衣
冠前度熟 左門弘變風心懸 男児到此真奇事 休説三山海外仙 副事阮准子清三章曰 十二欄干齋暑前 望窮沙漠接擦然 車同
軌轍統成一 臺舉黄金価倍千 路近南交霜屢閲 天拋北極日長懸 埠頭喜見紅雲近 香案叨陪次弟仙 書介張孚設殷臣安南去
中國萬餘里土風民俗必有風馬牛不相及者然其詩聲律
意境宛然不殊信乎其發於性情而所謂書同文者非虛言

也且南交絶域之人憑此一首詩使姓名傳於三韓詞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渼谷漫筆)

○鬱陵島一名武陵一名羽陵在東海中與蔚珍相對中有大山地方百里便風一日可到新羅智證王時號于山國降新羅納土貢麗太祖時獻方物 太祖朝遣使刷出流民空其地饒沃竹大如杠鼠大如猫桃核大如升壬辰亂後人有入見者亦被倭焚掠無復人烟云 (芝峯類説)

○海浪島於我國爲近中朝及我國人逃入此島漸至滋漫燕山朝遣田霖搜括島内遼東人六十三名本國人四十八名自頃年來海賊出沒冦抄兩西兩湖無月不被害朝廷於白翎島安興梁設鎭以備之其禍稍息然日後之患有可慮者 (上同)

說議貨以備之具[illegible]貨良[illegible]有十[illegible]

來海賊出[illegible]屢地西西向無月不[illegible]自[illegible]東

朝廷遣田霖林使往島內遣東人六十三名本國人四十八名[illegible]

○海浪島在[illegible]近中朝及我國人進入此島漸至[illegible]無上

材[illegible]林[illegible]三[illegible]

於大如[illegible]大如指桃核大如升主[illegible]者亦

貴[illegible]木[illegible]南之物[illegible]

亦百里[illegible]一日至羅[illegible]主[illegible]論土

○欝陵島一名武陵[illegible]

古已也如是夫[illegible]

耳南交[illegible]通[illegible]一[illegible]傳於三[illegible]